清高宗《御製文初集》比勘記*

王崇齊 國立故宮博物院 器物處

提 要

乾隆二十九年(1764),收錄清高宗踐祚以來所做文章的《御製文初集》編成,並刻板梓行。在此之後,《御製文初集》也被收入當朝纂修的《四庫全書》、《四庫全書薈要》兩套大型叢書之中,若再加上宮中或為錄副、賞賜、陳設而抄寫的本子,《御製文初集》可說已有了相當多的「版本」。由於《御製文初集》的成書與這些複製行為,時間上相去不遠,且都在皇家製作的背景下發生,各版本間的文字上縱有出入,也很可能只是抄寫疏忽,不足以成為「區別版本」的特徵。但是,透過比勘現存的多本《御製文初集》,就會發現彼此文字有多處不同,細察其成因,或因轉抄之際有所訂正、或是乾隆皇帝個人授意下的修改,並不能以抄寫疏忽來一概論之。對諸本《御製文初集》的文字歧異處作基礎考察,或許可以推敲出《鄉製文初集》的「版本特色」,甚至指出較具早期樣貌的《御製文初集》版本。除此之外,諸本中文字的修改、更定之處,不少與乾隆皇帝對羅漢尊名、排列順序的認知改變相關,立基於對諸本《御製文初集》版本狀況的掌握,我們不只可以觀察到在乾隆皇帝的意志下,《御製文初集》有著怎麼樣的細緻修改,還有機會還原他對認知羅漢歷程的實相。既明諸本《御製文初集》之版本特色,又據以訂正史實,正是本文最主要的兩個目的。

關鍵詞:《御製文初集》、御製文集、羅漢、乾隆皇帝、《四庫全書》

^{*} 本文的完成,最要感謝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拓展了我的眼界。同時,也很謝謝雨位匿名審查委員的建議。此外,在文章漸次成形的不同階段,還獲得器物處蔡玟芬處長、書畫處李玉珉處長、圖書文獻處許媛婷副研究員的細讀,他們提供的重要意見,讓我有機會修改、訂正全文樣貌,謹在此表達個人的感謝之意。

前言

書籍在複製、流通的過程中,不論是透過人工傳抄、抑或是雕版刊行,都可 能因為疏忽,而改變了書中的字句,在導致書籍版本岐異的原因中,這可以說是最 為單純的狀況,若能聚列諸本而比勘其異同,通常可以很快復原書籍的原貌。除此 之外,人們對書籍內容的主動刪改,通常會合理化內容的更定,在這一狀況下所產 生的版本 吃異,往往較為複雜,透渦比勘校對而釐清其原委,並指出較佳的版本, 甚至經由較佳的版本進一步訂正史實,這可說是討論版本異同者、或說是版本學 最基礎的關懷。本文關注的清高宗《御製文初集》一書,就可以看到這些版本學 上常見的現象,個人對該書的比勘、考察,也是因於這一版本學上的最基本關懷。 這裡所言及的《御製文初集》,乃是指編成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文集,該文 集收錄了清高宗自登基為帝到該年所撰述的文章。文集的編纂,起於干斂中(1714-1779) 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 一月的奏請,清高宗也同意了干敏中的提議,而開 始了該書的編集。乾隆二十九年(1764),大抵《御製文初集》已整編完畢,清高 宗便為該書作序,以便刊刻時附於書前。1又是書凡例有云:「『御製文集』,計自臨 御以來,至今積五百餘篇,輝煌灝瀚,足煥縹緗,擬列為『初集』。」²這可能就是 《御製文初集》名稱的由來。乾隆三十年(1765)一月九日,朝廷發下《御製文初 集》六十份,擬賞親王與大臣,該記錄雖未註明這六十本為寫本或刻本,但從數量 看來,其以刻本較為可能,亦即該書在編成後可能很快就刊刻流傳。3

乾隆三十八年(1773),在清高宗的敕命下,《四庫全書》開始編輯,《御製文初集》亦收被入其中。《四庫全書》第一份編繕完成後,便儲置於文華殿後的文淵閣,此後又抄錄六份,分別藏於盛京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避暑山莊文津閣、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若再加上其間另編的味腴書屋、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因於四庫全書編纂計畫下的抄寫複製,《御製文初集》至少產生了九種寫本。4除此之外,宮中或為錄副、或備賞賜、或用於陳設,都可能再抄錄產出

¹ 清高宗,《清高宗御製文初集》,收於《故宮珍本叢刊》,第569冊,頁1-3。

² 清高宗,《清高宗御製文初集》,收於《故宮珍本叢刊》,第569冊,頁4。

^{3 《}乾隆朝上諭檔》,第4冊,頁562-564。

⁴ 關於《四庫全書》及《四庫全書薈要》編纂始末的重要研究,可參閱吳哲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吳哲夫,《四庫全書薈要纂修考》,由於目前僅文淵閣、文津閣《四庫全書》、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完整存世,又檢謝散佚不全的文溯閣四庫全書,清高宗《御製文初集》並未在其內,所以九種寫本中,現在只能見到三種《御製文初集》寫本了。另在嘉慶二年五月初一日上諭檔中,載有文溯閣本《御製文初集》卷五、卷六添換之事,但因該本已佚失不存,無法得知其具體狀況。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二)》,頁 129。

新的《御製文初集》。只是,這些《御製文初集》從編成到複製多本,多集中於乾隆一朝,同時都是宮廷製作脈絡下產物,諸本間即使有文字上的異同,也可能只是抄寫疏忽所致,既不足為奇,實在難以根據這些文字上的互異,來推敲出「區辨版本」的訊息,甚或指出諸本《御製文初集》在「版本」上的優劣。然而,就現存多本《御製文初集》略加比勘,不但會發現諸本間的文字歧異不少,而且歧異處幾乎大同小異而諸本皆見,很難全以抄寫疏忽視之。再者,有些歧異處顯然是抄成後再加以刮字修補增刪所致,可見是有意為之的更改。所以,比勘諸本《御製文初集》的異同,查索其更改刪定的原委,不只有助於對《御製文初集》的基礎理解,也可根據這些線索,來推敲諸本相異處所呈現的「版本訊息」,說明諸本《御製文初集》的版本狀況。

進一步觀察諸本《御製文初集》彼此的文字歧異處,可以發現其文字的刪改, 近乎半數都與乾隆皇帝對羅漢的認知相關,亦即因於乾隆皇帝對羅漢尊名與排列的 意見前後不同,所以影響了諸本對羅漢載記的差異。有趣的是,乾隆皇帝雖在〈西 番古畫十八應真贊〉後跋明言其更改《御製文初集》內容的原則,5但徵之於實物 狀況,諸本更改之處未必盡合清高宗的敘述。若以前述對《御製文初集》版本特色 的掌握為基礎,便有機會還原其修改的脈絡與實相,讓善本得以訂正史實,這正是 本文的重要目的之一。

綜上所述,本文擬由個人所見諸本《御製文初集》的基礎考察開始,先針對分別藏於北京故宮與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兩套《御製文初集》印本,釐清兩本間的相對關係。接著全面比對諸本《御製文初集》的文字異同,查索這些異同產生的原因,再由這些異同推敲《御製文初集》版本的特色,並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兩套《御製文初集》寫本為對象,運用本文所推知的版本特色,來說明其可能的成做脈絡。最後,則以這些考察為基礎,觀察乾隆皇帝對於羅漢相關認知的轉變,如何落實到對諸本《御製文初集》的修改,特別其修改之中,又有一些不合於乾隆皇帝所揭示的修訂原則,這些違合處所欲隱藏的歷史實相,本文將一一加以釐清、說明,發揮善本訂正史實的效用。

⁵ 清高宗,《御製文三集》,卷十五,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本,頁671-672。

一、兩種《御製文初集》的印本

《御製文初集》在編成之後,基於賞賜、陳設、錄副等各式各樣原因,或雕版刊印、或手抄複製,產生了各種《御製文初集》的本子。而《四庫全書》的編纂,更讓被收入《四庫全書》的《御製文初集》,隨著七閣本「四庫全書」的製作,至少多了七個分身。這是清宮製作《御製文初集》的概況,而個人所見的諸本《御製文初集》,大致也反映了這幾個《御製文初集》製作的面向,其略可分為三類:一為印本,一為尺寸較小的袖珍寫本,以及因於「四庫全書」編纂而產生的《御製文初集》寫本,計有七種,條列簡述於後,另為行文方便,以下皆使用條列中對於該種《御製文初集》的簡稱:

- 1.「北京本」: 印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分為十六冊,計三十卷,其中目錄為第一冊,正文則在其他十五冊。二〇〇二年澳門藝術博物館舉辦的「懷抱古今——乾隆皇帝文化生活藝術展」中,曾展列此件。後海南出版社加以印行,即《故宮珍本叢刊》第569冊所收本。6
- 2.「全集本」: 印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計三十卷。國立故宮博物院曾集清高宗詩 文為合集出版,即《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此本《御製文初集》則收入該套書 中。⁷典藏號: 故殿 324- 故殿 339。
- 3.「淵本」: 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即《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本。
- 4.「津本」: 寫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即《文津閣四庫全書》所收本。
- 5.「薈本」: 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即《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所收本。
- 6. 「鳥絲本」: 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典藏號: 故殿 27813- 故殿 27828。8
- 7.「袖珍本」: 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典藏號: 故殿 24008- 故殿 24823。9
- 以上七種《御製文初集》,又可分為兩大類:寫本,印本。要全面比勘諸本《御製

⁶ 圖版見陳浩星主編,《懷抱古今:乾隆皇帝文化生活藝術》,頁72-73。該展覽並未將其與海南 出版社印本作連結。以該書即為《故宮珍本叢刊》所據以刊印的底本,實出於筆者個人判斷。 另《故宮珍本叢刊 卷首》僅指出其所選刊之《清高宗御製文集》為清乾隆二十九年至嘉慶五 年間刊本,並未分別說明《清高宗御製文集》的初集、二集、三集之版本狀況。文見《故宮 珍本叢刊 卷首》,頁47。《清高宗御製文初集》全書刊收於《故宮珍本叢刊》,第569冊,頁 1-270。

⁷ 清高宗,《御製文初集》,收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一)》,無頁碼。

⁸ 該書雖未出版印行,但已拍攝數位影像檔,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館內,可以使用「善本古籍資料庫」(http://npmhost.npm.gov.tw/tts/npmmeta/RB/RB.html)來瀏覽該書內容的影像。

⁹ 該書雖曾於1997年「皇城聚珍——清代殿本圖書特展」中展出,但文集並未出版印行,故僅能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調閱原書。該套《御製文初集》共十六冊,計分四函,每函四冊。第一冊為目錄(故殿24008),其他則每雨卷成一冊。圖版見吳璧雍主編,《皇城聚珍:清代殿本圖書特展》,頁63。

文初集》前,可先由其中的兩套印本:「北京本」、「全集本」入手。這不只因為兩本皆為印本,而是這兩種印本的版式非常類似,格式均作每半頁九行、每行十七字,乍見之下,兩者有如同出一手(圖1、圖2),一般也都據書前的乾隆皇帝序文,將其定為乾隆二十九年(1764)武英殿刊本。然若兩種《御製文初集》之樣式、內文全同,實可只取其中一種論之。但細查其內文,「北京本」、「全集本」又有多處不同,值得注意。所以,以下先敘述「北京本」、「全集本」的部份不同之處,說明兩者主要差別,再由一些細微的跡證,推知「全集本」的製作,很可能是以「北京本」為母本再添改而成。換句話說,相對於「全集本」,「北京本」實反映了較早的《御製文初集》樣貌;另一方面,「全集本」則承載了較多乾隆二十九年(1764)《御製文初集》編成後的訊息。

「北京本」之與「全集本」不同,由兩本的目錄便可略見端倪。兩種版本雖同為三十卷本,且內容均是清高宗所作的文章,但比對其目錄卷五、卷七,會很快發現「北京本」之目錄卷五處未見〈端凝殿恭藏列祖御用朝珠記〉(圖3,以下簡稱〈朝珠記〉),10卷七未見〈樂善堂記〉11(圖5),而「全集本」的目錄中,顯然二文皆見(圖4、圖6)。此差異只顯示二者所收文章篇數不同,似乎難以進一步推敲兩者重大區別。然嘉慶三年(1798)沈初、彭元瑞、金士松、周興岱、那彥成、吳省蘭、阮元合跋清高宗《御製文三集》時有言:「蓋自御極之丙辰至癸未,凡二十八年,計文五百七篇,為『初集』。」12由於《御製文三集》為當時仍任太上皇的清高宗下令編纂,可知在乾隆皇帝乃至於諸臣的認定中,《御製文初集》當有五百零七篇。今試從目錄推估「北京本」與「全集本」內所收的文章篇數,經簡單統計,「北京本」收有五百零六篇文章,而多收〈朝珠記〉、〈樂善堂記〉的「全集本」,常有五百零八篇,13至於「北京本」各卷內所收的文章篇數統計,可參見表

¹⁰ 又據清高宗〈匣衍記〉一文:「又於乾隆十七年春,閱乾清宫東廳之端凝殿恭貯列聖禮服所御朝珠,更定為二十五層之匣,以俟奕葉按代遞用,亦詳見本殿記。」可推知〈朝珠記〉或許成於乾隆十七年。文見清高宗,《御製文餘集》,卷一,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本,頁691。

^{11〈}樂善堂記〉亦見於《日下舊聞考》,卷十六,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97本,頁221-222。就個人所知,〈樂善堂記〉伴隨相關時間的記載者,可見《石渠寶笈續編》一書,書中載清高宗曾在「辛巳季春之月」抄寫此文,可知此文當成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之前。另今人單嘉玖以〈樂善堂記〉當成於乾隆三十一年,但未說明其判斷的依據。文見《石渠寶笈續編(七)》,頁4084;單嘉玖,〈《御製樂善堂記》冊頁及其修復〉,《故宮博物院院刊》,總94期,頁88。

¹² 清高宗,《御製文三集》,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本,頁681。

¹³ 就內文實際計算,「全集本」有〈樂善堂記〉之目,而書內並無〈樂善堂記〉一文。

一:「『北京本』所收文章篇數統計表」。這一篇數上的出入,至少存在兩種可能:「北京本」刊印之際,《御製文初集》預定收入的文章篇目,只有五百零六之數,後來再度複製《御製文初集》時,才又添入新的篇章,而成為諸臣所見之面目,此為可能之一。相反的,這也可能是因於「北京本」刊印時點在「全集本」之後,因疏忽或其他原因漏錄失印。則「北京本」與「全集本」之間的關係,似乎仍在迷霧之中。

若欲對此稍加釐清,可以觀察以下現象:首先,「全集本」雖有〈樂善堂記〉之目,但翻查內文,書中並無〈樂善堂記〉一文,這或是「全集本」原未收此文,後參酌了「淵本」、「薈本」收有〈樂善堂記〉的狀況,而欲在書中加入此文,卻因疏忽而未及添入,所以「全集本」的〈樂善堂記〉才有目無文。甚至後於「淵本」完成的「津本」中,也已收有〈朝珠記〉、〈樂善堂記〉二文,則「全集本」目錄中亦見此二文的狀況,或表示其成做脈絡與「津本」有相接之處。復次,「全集本」雖較「北京本」多出〈朝珠記〉一文,但〈朝珠記〉出現的前一頁,也就是卷五第七頁,「全集本」、「北京本」兩本版式與字樣風格猶然無別(圖 7,圖 8),一到〈朝珠記〉所在的卷五第八頁,字樣風格便出現了截然不同的變化,「全集本」此處不但單字線質稍加腴潤,書寫間也就有連續呼應的速度感,如「以」、「無」二字都是較為明顯例子(圖 7);又如「之」字首點往往侵壓第二筆,此字樣特色亦未見於第八頁之前(圖 7)。衡諸「全集本」全卷,卷五第七頁之字樣風格佔絕大部分,如卷五第八頁的書寫風格所佔比例甚少(圖 7),可知「全集本」卷五第八頁應屬為了添上〈朝珠記〉一文才重為刻版印製。而「北京本」內無〈朝珠記〉的狀況,當是《御製文初集》較原初的樣態。

「北京本」與「全集本」相對,似乎以「北京本」較能顯示《御製文初集》的原初樣態,而「北京本」與「全集本」間的相對關係,還可由「北京本」和「全集本」間的兩個相似處來進一步推敲。其一,兩本的卷九頁九第一行「用能度愒於熙時」一句中,「於」字皆向左偏,且字右邊欄不連續,似該處原板破損以致不雕作,所以「於」字才左偏(圖9,圖10);復次,兩本之十一卷第十八頁中,前四行的每行第八字,也就是「逮」、「洋」、「計」、「稍」四字,其與上字的距離都較大,而顯示出一道略微明顯的橫列空白(圖11,圖12),這種狀況並未見於書中他處,之所以如此,應該是原印板在此有裂損或不受刀處,所以「逮」、「洋」、「計」、「稍」四字才略下移以趨避之。上述兩種狀況,不只顯示「北京本」、「全集

本」所用的印板高度相似,而且還可能是同一印板下的產物。準此,再取「北京本」、「全集本」卷二十七第三頁觀之,或可進一步推敲兩者的關係。就中「北京本」的「制節」二字(圖 13),上下略見橫線,且「制」字左半直豎未上下通貫,有別於全書他處「制」字左半皆一直而下的寫法,可見這是「北京本」印板刻就後才有的改動(圖 13)。「4 而「全集本」之「制節」二字字樣雖同於「北京本」,但其字乃為挖補墨跡(圖 14),這或是「全集本」印刊後才作的修飾;類似的狀況也見於卷十三第八頁,「北京本」中的「得所圖毛詩若干篇」八字,有異於「全集本」內刊之「馬和之詩經圖數幅」。「5 細察「全集本」內的「馬和之詩經圖數幅」八字,其字架筆畫較接近顏真卿風格,不同於書中他處的書寫,而「北京本」內「得所圖毛詩若干篇」字樣風格與書中他處一致,比較可能是原刊樣貌。換句話說,此二者皆為「全集本」成於「北京本」之後的輔證。

綜上所述,「北京本」、「全集本」間的相互關係就可以被較清楚的認知:意即「北京本」的印製,當在「全集本」之前,而「全集本」的印製,正以「北京本」原板為基礎,再添改部份內容而成。也因為如此,現今所見的「全集本」絕大部分與「北京本」毫無二致,只在內容不同之處有著字樣歧異。以完成時間論之,「北京本」更能代表早期《御製文初集》的樣貌。

二、諸本《御製文初集》的比勘

釐清「北京本」、「全集本」相對關係後,便可將之與「淵本」、「津本」、「薈本」並觀,作文字上的比勘。經過簡單的統計,諸本的文字歧異之處,約有七十處左右,而這七十處當中,約有四十處與羅漢尊名有關,這一狀況,正是因為乾隆皇帝曾關心羅漢尊名、次序所致。所以本節先由此切入,整理這些與羅漢尊名有關的文字異同,據此初步理解諸本的相互關係。另一方面,諸本文字有所出入之處,

¹⁴ 由於未親見實物,不知該處是貼補改書或印版所致,可能要等有機會看到實物後再作更多的探索。

¹⁵ 就筆者目驗實物與較清晰的圖版,可確認「烏絲本」、「袖珍本」所書「馬和之詩經圖數幅」處皆有明顯的挖補痕跡。又院藏清高宗〈御製詩經圖〉中,也見有乾隆皇帝親筆書寫該文(典藏號:故殿 19735),其「馬和之詩經圖數幅」字跡處也有明確刮修重書的痕跡,只是該文整體書寫相對穩妥成熟,似非如款識所言書於乾隆十年,這些複雜的狀況,牽涉了乾隆皇帝製作詩經圖及其收藏鑑賞詩經圖的歷程,可能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才有機會理出進一步的資訊。

約有三十處無關羅漢,除後跋與卷三十的〈紫光閣五十功臣像贊〉外,¹⁶ 這些文字 歧異處,皆在卷二十七之前,現將其製為表二:「《御製文初集》序、跋及卷一至 二十七文字比勘表」,同時對此略加述論,嘗試推敲文字歧異產生的原因。這是因 為,若能瞭解這些原因,就有機會對諸本的成做狀況稍加掌握,甚至釐析其版本譜 系的初步樣貌。最後,則應用以上推敲考察的結果,重新檢視「袖珍本」,解讀其 可能的成做脈絡與版本資訊,而這一解讀操作,將可作為他日解讀筆者未見或新出 的《御製文初集》製作脈絡的參考。

諸本《御製文初集》間,之所以有許多與羅漢相關的文字歧異,其經緯要從乾隆二十一年(1756)說起,乾隆皇帝在此年命院畫家丁觀鵬繪寫〈十六羅漢圖〉,¹⁷並為之作贊,且為此撰有贊後記語,記語載於《御製文初集》卷二十八:

十六羅漢之名見於梵經〈納納達荅喇傳〉及〈法住記〉,俗所稱十八者,不見梵典。咨之章嘉國師云:西域但有十六之號而無十八。……顧佛薄伽梵般涅槃時,以無上法付囑十六阿羅漢,令其護持,自當以十六為正。……茲命丁觀鵬寫十六應真像成,朕各為之贊,而應真法號,一正以章嘉國師所定《同文韻統》合音字,并系唐古忒梵字於前。18

據此,可知乾隆皇帝意識到羅漢圖像的群組傳統,有著十八人與十六人兩種說法, 在此,乾隆皇帝認可了十六位羅漢成組的傳統,並以章嘉國師所定之合音字來重標

¹⁶ 諸本的異同,可能源於噶畢雅圖巴圖魯額爾登額因功先入五十功臣中,後又在其他戰役獲罪而 遭乾隆皇帝除名所致,將來若有機會,個人再另撰他文討論相關問題。

¹⁷ 該套畫作似已不存於世,但仍可見部份圖版。學者何芳、羅文華先後揭載其中二幅,但羅文華引用此畫作時,並未明指此畫與何芳所引者同套。筆者由其風格,以及雨畫上羅漢贊語同屬《御製文初集》卷二十八的〈十六羅漢贊〉,判斷雨畫應同屬一套。又羅文華復將此套畫作歸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實則此套畫作並不在院藏之中。圖文參見何芳,〈乾隆朝清宮十八羅漢唐卡名相解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 年第 4 期,頁 51;羅文華,《龍袍與袈裟(下)》,頁 522-523。至於丁觀鵬繪於乾隆二十三年的〈十六羅漢圖〉,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號:故畫 2790-故畫 2805),是為仿摹杭州聖因寺舊藏〈十六羅漢圖〉之作,北京故宮所藏〈十六羅漢漆屏風〉以及院藏〈清 乾隆 十六應真墨〉(典藏號:中文 421-中文 436),亦是以聖因寺舊藏〈十六羅漢圖〉為據的製作,證之現存聖因寺〈十六羅漢圖〉拓本,可知〈十六羅漢漆屏風〉與〈清 乾隆 十六應真墨〉皆較忠實地保留了聖因寺〈十六羅漢圖〉原貌樣貌,而丁觀鵬蓁「聖因本」之作,則更動了部分羅漢的方向,使之能左右相對,如其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四、第十六羅漢方向皆加以更動,使羅漢整體圖像順次多呈兩兩相對的樣態,但 Patricia Berge 卻以這變動過的次序為參照,反而認為〈十六羅漢漆屏風〉的方向性經過更動而與貫休原作有別,或許是誤解。文見 Patricia Berger, 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 pp. 128-130.

¹⁸ 清高宗,《御製文初集》,卷二十八,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本,頁246-247。

羅漢尊名。¹⁹ 後來,清高宗改變了自己的想法,認為標寫羅漢尊名的合音字有誤, 有必要加以修正,事見《御製文三集》卷十五所載乾隆皇帝鑑賞〈西番古畫十八羅 漢〉時所撰之贊後記語,記語云:

向嘗考之《同文韻統》,以阿哩噶哩字書應真法號,……而阿哩噶哩字名 號之切音漢字亦有不合,為之詳晰訂正,即依新定字書於幀端,並將丙子 以後所作各贊於黄綾文本及御製文初、二集刊本一律改正焉。至「秘殿珠 林」所儲古人圖像原本與夫西湖所摹,以及玉石所鐫刻、臣工所繕錄不下 數百十本,難以一一易書,則命仍舊貫,而無事改泐,嗣今有作,胥當依 此書之。20

由此也可知乾隆皇帝修正羅漢尊名的細節,雖然他決定針對這些羅漢尊名的瑕疵加以改正,但考量一一加以改正恐怕有困難,所以只就《御製文集》初集、二集等文字部分加以改正。至於過去所製作的器物、畫作,則仍其舊貌。這一記載提示我們,諸本中與羅漢相關的歧異,很可能是因為有些版本已依照乾隆皇帝的命令,將新修正的羅漢尊名寫入書中,而君命不及之處,便讓舊本保留未修正前的原貌,遂使諸本《御製文初集》,因登載新舊兩種羅漢尊名,而承載了兩樣的版本訊息。至於書中所載羅漢尊名孰新孰舊?則可透過傳世的器物、繪畫來區辨。換句話說,器物、繪畫保留了清高宗所敕定的舊式羅漢尊名,《御製文初集》所載羅漢尊名若與器物、繪畫有所出入,則是清高宗改定所致。獺祭並觀,更定軌跡便可一目了然。

不過,在對比文獻、繪畫、器物上羅漢尊名之前,有必要先就章嘉國師所創之「合音字」、或是說前引文之「阿哩噶哩字」略作解釋:時當乾隆十三年(1748), 清高宗敕令編纂《同文韻統》一書,該書將梵文字母分別以同音之滿文、藏文、漢

¹⁹ 學界對此事早就有所注意,只是,乾隆皇帝究竟何時開始對羅漢群組、尊名產生與趣並加以更定,學者間意見略有不同,目前學界絕大部分認為清高宗在乾隆二十二年南巡至聖因寺時,才對此有所關注。而獨排眾議,持論其事起於乾隆二十一年者,只有何芳一人,但個人以為何芳之說較為可信。衡之《活計檔》記載,乾隆二十一年以前,確實未見有任何十六羅漢相關記載,要到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活計檔》「如意館」項下,才第一次出現十六羅漢的記錄:「胡世傑交丁觀鵬絹畫羅漢十六幅,傳旨:『著托紙一層,欽此。』」這一狀況也與何芳之論印合。而乾隆二十二年之說,可能是誤將前引〈十六羅漢圖〉贊後記語與乾隆皇帝南巡之事連結所致。何芳之說見〈乾隆朝清宮十八羅漢唐卡名相解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 年第 4 期,頁 45-58。

²⁰ 另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四日清高宗《上諭檔》載云:「敬啟者。本日面奉諭旨:現在御製〈西番古畫十八羅漢贊〉於御製文黃綾本及原畫羅漢像軸內俱書「西番古畫」四字標題,至現在仿畫羅漢像各分內標題止寫御製十八羅漢贊四體字,不必寫「西番古畫」字樣......。」則載記中的時間,應該可以作為乾隆皇帝鑑賞、跋贊〈西番古畫十八羅漢〉時間的下限。文見清高宗,《御製文三集》,卷十五,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本,頁671-672;《乾隆朝上諭檔》,第13冊,頁857。

字標列,使人們可由滿文、藏文或漢字直接讀出梵文原音,這種用以音譯梵文的文字,即為「阿哩噶哩字」。²¹ 而清高宗所重定的羅漢尊名,便是以藏文、漢字「阿哩噶哩字」書寫刻作於作品上。但由於漢字讀音無法與梵文完全相同,故乾隆皇帝欽定的漢字「阿哩噶哩字」中,便採用幾種方法因應:

凡遇呼聲應長之字,即將本字疊書,而下一字微小,合為一字。其本字下 另帶别音者,即于本字下將别音字細書合為一字。其有聲無字者,照釋典 本身切例,將所切二字並書合為一字。²²

因此,其上下疊書之合體漢字,就會因為書寫漢字不同,而有相異的讀音,復次, 其左右並書與上下疊書之漢字「合體字」,即便所使用的漢字皆同,其讀音也會完 全不同。在此認知基礎上,便可取乾隆皇帝所定第十一尊者為標的,觀察諸本《御 製文初集》中羅漢尊名的異同。根據分別成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五十一 年(1786)的丁觀鵬〈摹貫休第十一租 查 巴 納塔(上下含)嘎尊者〉(圖 15,典藏 號:故畫 2800) 與莊豫德〈摹貫休補盧楞伽第十一租 查 巴 納塔(止下会)嘎尊者〉 (圖 16,典藏號:故畫 3392N11),²³ 還有以杭州聖因寺所藏羅漢圖像為範本所製作 的〈清 玉羅漢山子〉(圖 17,典藏號:故玉 1522),其羅漢尊名第四字都作「納 塔」上下合音,但翻查諸本《御製文初集》中所載,只有「北京本」與實物一致, 而「全集本」、「淵本」、「津本」、「薈本」、「烏絲本」所載羅漢尊名第四字皆記為 「納答」上下合音。類似的狀況,也見於第五、第六、第八、第十二、第十三尊者 的尊名。(請參閱文後表三:清高宗改泐『十六羅漢』尊名表)。這是乾隆皇帝以 「阿哩噶哩字名號之切音漢字亦有不合,為之詳晰訂正」的證明。這同時也突顯了 「北京本」重要性,意即「北京本」不但是「全集本」所據以製作的母本,相較於 前舉諸本,「北京本」還是未經修改的較早版本。就目前所知的《御製文初集》刊 本中,由於這兩本分別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與北京故宮博物院,信為清宮舊藏, 若乾隆二十九年(1764)刊本尚在人間,則捨「北京本」而無他。

經由羅漢尊名來瞭解「北京本」的重要版本性質,實有助於解讀諸本《御製文初集》的相互關係。檢閱表二:「《御製文初集》序、跋及卷一至二十七文字比勘

²¹ 對於清高宗《同文韻統》與「阿哩噶哩字」的重要研究,可參閱胡進杉,〈第三輩章嘉呼圖克 圖及其創制的滿文經咒新字〉,《中國藏學》,1996年1期,頁105-131;羅文華,《龍袍與袈裟(下)》,頁622-646。

^{22 《}同文韻統》,收於《故宮珍本叢刊》,第723 冊,頁159。

²³ 關於該畫製作詳情,可參考王崇齊,〈清代莊豫德〈摹貫休補盧楞伽十八應真〉圖冊的製作〉, 《故宮文物月刊》,總 335 期,頁 94-105。

表」,其諸本文字出入處,「北京本」與「全集本」往往兩兩相同而異於他本,這不 只支持前文對於「北京本」與「全集本」關係的推論,特別是第六、第八、第十二 羅漢尊名處,「全集本」所見實為清高宗跋贊〈西番十八羅漢古畫〉後所採用的新 樣尊名,有異於「北京本」的舊式尊名,又「全集本」上的「拔」字右半,均作 右撇起筆的「扳」字樣式,只有在異於「北京本」的羅漢尊名處,才作右半部橫畫 起筆的「拔」字字樣,「全集本」羅漢尊名為後改的現象可說相當明顯。²⁴ 若他本 《御製文初集》也有與「北京本」相似的狀況,便可類推其成做時點當在清高宗跋 贊〈西番十八羅漢古畫〉以前,亦即不會超過乾隆五十二年(1787),以下也暫以 其時點為乾隆五十二年來行文。

再檢閱表二,《御製文初集》卷二十三之〈盛京賦〉中,「北京本」、「全集本」文句作「雖絕域其亦通」(圖 18)、「抑工賈之末業」(圖 19),亦有別於其他諸本之「雖絕域其必通」、「抑工商之末業」。若取乾隆朝文臣勵宗萬(1705-1759)、金士松(1730-1800)所書之〈盛京賦〉相對,會發現勵、金二人之所書,亦作「雖絕域其必通」、「抑工商之末業」(圖 20,圖 21,典藏號:中書 24),25 異於「北京本」、「全集本」,而與其他諸本皆同。以實物與文獻的依違論之,此現象,似乎與個人以「北京本」為較早版本的推論相違。然而,勵宗萬卒年為乾隆二十四年(1759),五年之後,《御製文初集》才第一次結集刊行,因此,其後派生的印本、寫本,皆非勵宗萬所據。換句話說,勵宗萬所書,實保留了《御製文初集》刊行前〈盛京賦〉的樣貌。而「北京本」之獨作「雖絕域其亦通」、「抑工賈之末業」,有可能是誤植,但細審其樣貌,字之上下微見痕跡,也可能是刊行之際又加以更改,只是嗣後抄入其他諸本時,又決定改回原貌,便校出而訂正之。換句話說,「北京本」雖為《御製文初集》較早的版本,其在轉抄之際,對其文字有所校正的狀況應該存在。附帶一提的是,「全集本」此處亦為挖補後重書,一如前述「制節」二字的狀況(圖 13,圖 14),或也是「全集本」、「北京本」之間關係的輔證。

然而,諸本對於「北京本」、「全集本」文字的校正,究竟是直接訂正,抑或 是間接轉襲而來呢?以前述的討論為基礎,或可略加推敲:在七閣四庫全書中,文 淵閣四庫全書最先修纂,也最早完成。四庫薈要的修纂腳步雖略晚於文淵閣四庫全

^{24「}全集本」中之「拔」字甚多,以下略舉數例,如卷四頁 12 之「峯巖峭拔」、卷十三頁 2 之「簡 拔賢才」、卷十六頁 13 之「拔去孽根」、卷十七頁 2 之「拔地切雲」、卷二十頁 14 之「拔達克 山」與「拔身遠跳」等等。

²⁵ 勵宗萬所書〈盛京賦〉之拓本,今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號為故帖 295)。

書,但以其規模較小,故較早竣事。以時間論之,「淵本」、「薈本」的抄就時點可 能較早,很可能是直接據「北京本」抄寫、訂正而成。26 特別是「淵本」、「薈本」 初修之際,很可能取宮內刊行之本抄寫。且《御製文初集》卷三〈開惑論〉中, 「見而輕之」一句下注:「時阿逆竄跡哈薩克」內,其「逆」字「北京本」、「全集 本」,皆作「辶」部內為「羊」的隸形板刻字(圖22、圖23),不同於寫本的書寫 體。翻檢諸寫本,「淵本」、「津本」、「烏絲本」、「袖珍本」皆寫作「逆」,只有「薈 本」作此「辶」內為「羊」的特殊樣態(圖 24)。²⁷「薈本」如此,當是反映四庫全 書始修時《御製文初集》的取用狀況,「淵本」也很可能直接就「北京本」抄寫更 定而成。再者,「北京本」中無〈朝珠記〉一文,其他諸本中,也只有「淵本」 「薈本」未見該文,可見「淵本」、「薈本」抄繕所據,當非內有〈朝珠記〉一文的 「全集本」。「文淵閣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與「四庫全書薈要簡明目錄」中,雖未明 確指出其抄繕所據的版本為何? 28 但考量四庫修書時內府早已將于敏中編校的《御 製文初集》刊行,且兩本序文均述及將于敏中所編《御製文初集》刊行之事,故此 刊本當為「淵本」、「薈本」所據。研究四庫全書的重要學者吳哲夫也認為「薈本」 所用以抄繕的底本,即為「于敏中校刊本」。²⁹ 又如前述兩岸故宮舊藏清高宗《御製 文初集》刊本僅見「北京本」、「全集本」,而「北京本」又為「全集本」的母本, 則「淵本」、「薈本」依「北京本」繕錄而成,應該可以相信。

考察諸本之異於「北京本」處是直接對本更訂、抑或是間接轉承,實有助於理解諸本比勘時所見之文字異同,特別是以下這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亦即由表二所見,實有多處文字諸本皆同而「文淵本」獨異,彷彿在諸本《御製文初集》中,「文淵本」與眾不同而自為譜系。舉例來說,卷九〈授時通考序〉文中,諸本皆作「敬授人時,載於堯典」,「文淵本」則作「敬授人時,載於虞典」;卷十〈大清一統志序〉文中,只有「文淵本」作「海隅日出」,其他諸本皆作「海隅出日」;卷二十三〈讀宋史徐積傳〉文中,「文淵本」作「托克托」(圖25),而異於諸本之「脫脫」。然而,觀察其相異之處,則「虞書」為《尚書》一書之篇目,「堯典」乃

²⁶ 由於「北京本」為刊本,故文中敘述「北京本」為他本抄繕底本時,多指「北京本」或與「北京本」面貌全同的刊本。同樣的,論及「全集本」時,也是如此。

²⁷ 諸本之「逆」字字樣,分別見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本,頁38;《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305本,頁57;《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第350本,頁598;「袖珍本」,卷三,頁9;「烏絲本」,卷三,頁8。

²⁸ 文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本,頁353;《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第1本,頁180。

²⁹ 吳哲夫,《四庫全書薈要纂修考》,頁194。

是「虞書」中所包含的一篇文章,雖「文淵本」中作「虞典」,稱謂與「虞書」略 異,並無嚴重可議之處。而「海隅日出」與「海隅出日」二句,乾隆皇帝與前人 皆見使用,亦不害於文意。事實上,「文淵本」似自為譜系之處,多半有類似的狀 況,很難由字句對錯推敲進一步的訊息。但「文淵本」所用之「托克托」三字,可 檢《遼金元三史國語解》一書,便知乾隆皇帝將譯名「脫脫」二字改譯為「托克 托」,30 且清高宗曾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提及此事:

《三史國語解》於遼、金、元三史人名地名改譯頗為詳核,久經修輯完竣 交武英殿刊刻。現命大小臣工將文淵等三閣書籍覆加校勘,凡有關涉三朝 事蹟應行譯改人、地名者,自應趁此校閱之際,令校書各員隨時簽出,挖 改畫一,自可省重複檢閱之煩。31

此時已在「文淵閣四庫全書」抄成之後,且「文淵本」中書有「托克托」處,一行計有二十二字,也與全書以二十一字為一行的慣例相違,這一更正,顯然是在抄成後乾隆皇帝才下令改書,雖未見於他本《御製文初集》,但這一乾隆皇帝意志唯一發生效應之處,很可能就是諸本文字更訂漣漪擴散的最初起始點。

再由其他檔案考察,或可進一步推敲當時的狀況。乾隆五十二年七月(1787)時,南四閣四庫全書正在加緊趕辦中,江南道監察御史莫瞻菉對相關書籍的繕抄有以下建議,乾隆皇帝轉引其奏議時,言及「簽改冊檔」的存在:

查三分書一萬八千冊, ……其校對蔡本俊等二十餘人, 亦現俱在京。且現在詳校官三百餘員所閱書籍簽改檔冊,經彭元瑞、紀昀看定者頗為詳慎, 若就此對勘,既有據依,又易畫一。32

同年七月二十七日,質郡王永瑢等人,則接著對已繕畢發往南方的書籍,提出校對改正的建議,其中直指所據以刪改增定書籍的書記檔為文淵閣之書記檔:「其已發之四千冊,遵旨照現閱文淵閣之書記檔,寄令陸費墀改補。」³³ 所以,《御製文初集》修改文字的傳達,可能也是透過類似的方式。

^{30 《}遼金元三史國語解》,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96本,頁358。有關於該書的纂修研究,可參閱林士鉉,《清代蒙古與滿洲政治文化》,頁324-336。

³¹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三日,〈寄諭八阿哥永璇等將武英殿所刻《三史國語解》趕緊刊刻完竣〉, 軍機處上諭檔,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頁 2019-2020。

³² 乾隆五十二年七月初六日,〈江南道監察御史莫瞻菉奏請於武英殿重校三分書籍摺〉,軍機處原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頁 2038。

³³ 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質郡王永瑢等奏續辦詳校三分全書酌擬章程情形摺〉,軍機處錄副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頁 2051。

至此,諸本《御製文初集》成做的狀況,就可以有較清晰的輪廓。亦即《御製文初集》成書的最初契機,乃緣於于敏中的編集,後得到乾隆皇帝的認可,便由內府(武英殿)刊行。收藏於清宮的《御製文初集》刊本,或備為陳設,或成為抄繕製作另本《御製文初集》的依據。而「北京本」應即于敏中編、內府刊行的《御製文初集》。直到四庫全書開館修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相繼起纂,「淵本」、「薈本」便依「北京本」為底本繕就。同時,「淵本」取繕「北京本」時,便對「北京本」文字有所更定、取捨,或即錄為「書籍簽改冊檔」(書記檔),事後若需再抄寫《御製文初集》,這些「書籍簽改冊檔」,就成為修改繕錄文字的依據,也使得諸本文字的更動,皆「小異而大同」,呈現以「淵本」為主調的狀況,一如學者吳哲夫對於四庫書繕錄品質的觀察:「其中文淵閣由於地近輦轂,翠華所常蒞臨,故校勘上較諸他閣為精良。」34 諸閣《御製文初集》的成做狀況與吳氏所言恰然合拍。後乾隆五十二年(1787),乾隆皇帝決定對他之前敕定的羅漢尊名修而改之,不僅「淵本」、「薈本」、「津本」,就是現已不存的其他五閣四庫全書所收之《御製文初集》,應該也都在改訂之列,遂令諸本在羅漢尊名處都可尋得挖補、修改的痕跡。這也成為《御製文初集》版本上的最重要特徵。

如此一來,「袖珍本」便可在這脈絡下重新定位。首先,「袖珍本」內的羅漢尊名,未見對羅漢尊名前後差異處的全面挖補更改,且與後頁書風一致,只是,紙張上紅色界格與回紋欄的顏色似乎與前卷略異,其卷二十九第一至十五頁的界格回紋欄色調較深,若側視書本,此一狀況會更為顯眼,似乎這一部份的書頁有改換或增添的可能,但以書風與前卷差距不大,可知此本雖成於更改羅漢尊名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之前,但不會距離乾隆五十二年太久,才有可能造成這樣相近的書寫風格。再重頭檢視「袖珍本」全書,則情況類似、有可能經過改換、增添書頁的部分如下:

- 1. 第一本目錄一的第八到第十五頁疑曾改換。第八頁起首處爲卷五目錄,疑似換頁 處的頁碼書寫字樣,均大於他頁頁碼。
- 2. 第四本卷五的第十二頁至第十八頁疑曾改換。換頁範圍主要爲〈朝珠記〉全文。
- 3. 第十五本卷二十八的第十一頁至二十一頁疑曾改換。第十一頁左半起爲〈十六羅 漢贊〉

³⁴ 吴哲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頁158。

4.第十六本卷二十九的第一至十五頁疑曾改換。

再仔細區分,這些改換還可以分為兩類,其中第一本與第四本改換處顏色更 為鮮豔,故歸為同類;而第十五本與第十六本色調稍不及前兩本,故別為一類。 由這兩類改換,可以知道「袖珍本」曾為了添入〈朝珠記〉以及改換羅漢尊名而 抽換書頁,換句話說,「袖珍本」的原貌,當存羅漢尊名舊制,同時也未收入〈朝 珠記〉一文。以此原貌,我們可以推敲「袖珍本」中原有〈樂善堂記〉而無〈朝珠 記〉,大概其抄寫底本既非二文皆未見收的「北京本」,較接近同樣缺錄〈朝珠記〉 的「淵本」、「薈本」。又由「北京本」修訂而成的「全集本」、書中只錄〈朝珠記〉 而無〈樂善堂記〉,可能也不是「袖珍本」所據所依的對象。或許還存在另一個類 似「全集本」的修訂本,該本可能類似「淵本」、「薈本」,只收〈樂善堂記〉而未 見錄〈朝珠記〉、羅漢尊名也還是舊制。35 其形式可能是類似對「北京本」的第一 次調整,也就是因應四庫全書始纂而產生,是以「北京本」加上〈樂善堂記〉而成 的修訂本。若然如此,便可進一步理解「袖珍本」的另個重要特徵。也就是乾隆 五十二年(1787)之際,因於乾隆皇帝新見而導致的羅漢尊名修正中,亦及於羅漢 相關的跋記,但「袖珍本」卷二十八〈十六羅漢贊〉後跋語文字與諸本有較大的差 距,卻獨與「北京本」相近(參見表四:《御製文初集》卷二十八至三十文字比勘 表),若「袖珍本」初製作時所據底本是「北京本」加上〈樂善堂記〉的修訂本, 後抽換前述第十五本與第十六本部分時,只接收到更改羅漢「尊名」與「次序」的 命令,36 所以便依照命令修改為新制,「袖珍本」抄成年代與乾隆皇帝初更改為新制 的時間相近,命令可能尚未及細緻修改題跋記語,所以才有如此狀況。換句話說, 「袖珍本」的成做,大約介於四庫全書開始編纂到乾隆五十二年間(1787),其先參 考性質類似「全集本」的修訂本繕抄,後因〈朝珠記〉添入《御製文初集》及乾隆 皇帝對於羅漢的新認知,而進行了兩次改添換頁,使「袖珍本」成為帶有羅漢尊名 新制以及〈朝珠記〉、〈樂善堂記〉皆全的本子。無獨有偶,「烏絲本」也有類似的 情況,同樣因於添入〈朝珠記〉與更改羅漢尊名而抽換、挖補,為添入〈朝珠記〉 目錄一第八頁至第十五頁,以及卷五第十五頁到第二十三頁均遭抽換,這可由邊欄 線相對連續,以及紙表略可見雜質兩個特色推知,因為書中其他書頁的邊欄線較為 斑駁,且紙質相對光潔,此外,由於「鳥絲本」每卷頁末均鈐有同式朱文印「石渠

³⁵ 個人期待這一樣式的《御製文初集》刊本,未來可以在北京故宮館藏中被發現。

³⁶ 實際上更改羅漢尊名、次序的內涵更為複雜,請參閱本文第三節的考察。

寶笈」,在被疑為遭抽換的第五卷第二十三頁左下,亦鈐有「石渠寶笈」,其式雖 與他處相同,但線條較厚,他處「石渠寶笈」的線質則較為細勁而有精神,第五卷 第二十三頁的「石渠寶笈」印記,顯然是抽換書頁後才另為補鈐;至於「烏絲本」 中羅漢尊名部分,則多以挖補方式修改,有別於「袖珍本」的整體換頁,這也可知 「烏絲本」抄成年代應該在乾隆五十二年以前。以上對於「袖珍本」、「烏絲本」成 做脈絡推求的操作,應可適用於未來新出的《御製文初集》寫本,亦即由羅漢尊名 的狀況,可以推知其抄就的時間範限,而諸本的比勘,也可成為進一步考察其成做 脈絡的基礎,從而更有效地理解新出之《御製文初集》寫本,也可據以補充、修正 《御製文初集》的版本系譜。

三、乾降皇帝對於羅漢尊名、次序的修正

透過比勘諸本《御製文初集》,以及用實物來參照乾隆皇帝對羅漢尊名的發言,我們就更有信心去解讀、逼近實物成做的真實脈絡,舉例來說,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姚文瀚所繪〈十八羅漢〉(典藏號:故畫2858-故畫2875),其每幅之詩堂與邊綾處處,分別見有藏文、漢字阿哩噶哩字書寫之羅漢尊名,像是第六尊者圖軸上,便見有藏文「智5」及漢字「拔哈(止下令)達喇」羅漢尊名(圖26,典藏號:故畫2863),其中藏文作二字,漢字則為三字,似乎不能恰好對應。再查對《同文韻統》,可知藏文尊名「智5」的對應漢字尊名為「拔哈(左右令)達喇(上下令)」二字(圖27),37而非畫幅上的「拔哈(上下令)達喇」三字。這是書寫者一時疏忽,或是有其他原因呢?對此,可運用前文考察所得,便會自然地推測此差異當與乾隆皇帝更改羅漢尊名有關。若再對照第十八羅漢圖軸上由董誥代書的乾隆皇帝題記,就可以落實這樣的推測:

舊止於幀首用梵書標名,而無漢字,曾未各題贊。丙辰(乾隆六十一年, 1796) 仲冬重觀,命補書佛及天王法號。並依向日章嘉國師考定應真位 號,補書幀中以備覽焉。(圖 28)

由跋文可知畫幅上原來只有「梵書標名」,而無漢字羅漢尊名,後於乾隆六十一年 (1796)才又補書漢字羅漢尊名。因於不同時間而相異的羅漢體系,題名自然彼此 相違。若再取前文版本比勘結果:「清高宗改泐『十六羅漢』尊名表」(表三)相

^{37「}拔哈(左右合)」、「達喇(上下合)」二字,分別見於《同文韻統》,收於《故宮珍本叢刊》,第723冊,頁170、175。

對,就更能確認姚文瀚畫作上羅漢尊名的書寫狀況,正可納入清高宗對羅漢尊名大規模改動的脈絡中。從這一個例子可知,對於現存實物的狀況,經由適度的爬梳、 考論,往往可以有較好的理解與解釋,這同時也意味著更接近歷史的實相,而版本 學的基本關懷,亦在此間。

不過,姚文瀚〈十八羅漢〉圖軸,還有一個難解的現象,亦即第十七及第十八幅上的羅漢尊名,其尊名與次序似乎相互錯置,學者葛婉章首先注意到這個問題, 葛婉章考察西藏與漢地的羅漢傳統,並參酌前述畫上題記後推測:

首先,是次序的錯置,……其次,中文法號的錯置也令人不可思議,原畫幀首早已有藏書法號,乾隆後來補書中文時,為何全然無視於原有的藏文。……乾隆一向倚重的章嘉已經過世十年,身邊也許無可備詢蒙藏高僧,一時未加細查,想當然耳,造成這樣的疏忽。38

兩幅詩塘上的藏文都是正確的,可能是書寫中文者不識藏文及『禮供』順序,所以錯置了中文法號。39

此論確實言之成理,且有兩地羅漢傳統的差異為輔證,對實物狀況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釋。相對於此,個人用以解釋羅漢尊名差異的模型,似乎有所不足,這是因為前引乾隆五十二年(1787)清高宗更改羅漢尊名的陳述為:

向嘗考之《同文韻統》,以阿哩噶哩字書應真法號,定第十七嘎 沙鴉(上下合)巴 達喇(上下合)瑪 為伏虎尊者,即達摩;第十八納納(上下合)答 密答(上下合)答 喇 為降龍尊者,即彌勒。……今製西番古畫〈十八應真贊〉,疑有 訛舛,因諦觀圖中結相供具,並證以番經漢經,乃知以十七為降龍即彌 勒,十八為伏虎即達摩。40

其中明白揭示了第十七與第十八羅漢尊名的更動原則,即乾隆皇帝一開始以嘎沙鴉(上下台)巴達喇(上下台)瑪為伏虎尊者、納納(上下台)答密答(上下台)答喇為降龍尊者,則姚文瀚繪作上早已書就的羅漢尊名,當如其所述。只是,現存畫作上的藏文尊名題記,與降龍尊者(彌勒,和尚)相配的是嘎沙鴉(上下台)巴(圖29,典藏號:故畫2874),與伏虎尊者相配的則是納納(上下台)答密答(上下台)答喇(圖30,典藏

³⁸ 葛婉章,〈由姚文瀚羅漢連作,看藏傳佛教藝術在清宮的發展——羅漢畫特展名品選〉,《故宮文物月刊》,總130期,頁22。

³⁹ 葛婉章,〈清姚文瀚畫十六羅漢連作——漢宮羅漢畫,流露西藏風〉,《故宮文物月刊》,總 156 期,頁 70。

⁴⁰ 清高宗,《御製文三集》,卷十五,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本,頁671-672。

號:故畫 2875),實物狀況與個人所取文獻資料顯然有所扞格,⁴¹ 動搖了前文考察成果的可信度。解決之道,恐怕要再回到文獻與實物,重新梳理乾隆皇帝認知羅漢尊名、次序的歷程,特別是第十七、十八羅漢尊名更改的狀況,也必須有更深入的掌握。透過考察,便會發現清高宗對第十七、十八羅漢尊名的更定,並非一如他在字面上的陳述,事實上,乾隆皇帝所宣稱的更動之下,還另有標的。要廓清這字面底下的訊息,不只需要對照文獻與實物,還需要利用諸本《御製文初集》比勘的結果,才有辦法釐清這隱藏的史實。

關於乾隆皇帝認知羅漢尊名與次序的歷程,學界早有關注、考察,而前文也曾就其事略作論述,但為釐清清高宗對第十七、十八羅漢尊名的認知狀況,有必要再補充一些相關資訊。如前所述,乾隆二十一年(1756),乾隆皇帝以《同文韻統》之新定合音字(阿哩噶哩字),重定了羅漢尊名,同時,對於羅漢是十八成群、抑或是十六為組?他也發表了看法:

十六羅漢之名見於梵經〈納納達荅喇傳〉及〈法住記〉,俗所稱十八者,不見梵典。咨之章嘉國師云:西域但有十六之號而無十八。……前人畫羅漢相如張僧繇、盧楞伽二人,皆止十六,斯亦一證也。42

後來,他因觀覽一套舊藏於內府的貫休〈十八羅漢圖〉,而更改了他對於羅漢成群 為組人數的看法:

震旦所稱阿羅漢之號,十六十八,傳聞異辭……今重閱《秘殿珠林》貫休 羅漢像十幀,其八並列二像,與前所定數悉合。其二像各一,則世所為降 龍伏虎者也。……乃知西域十六應真之外,原别有降龍伏虎二尊者,以具

⁴¹ 藏傳佛教的羅漢圖像中,作大肚彌勒佛樣貌的和尚尊者圖像,並未見繪入龍或虎,似乎很難將其視為「降龍」或「伏虎」尊者。對此,乾隆皇帝則採用一種特別的方式來因應。亦即他在閱覽貫休〈十八羅漢〉圖軸後,曾詢問西藏僧人,因於西藏僧人的回答,乾隆皇帝便認為:「乃知西域十六應真之外,原別有降龍伏虎二尊者,以具大神通法力,故亦得阿羅漢名。」嗣後便運用這樣的認知,對於十八羅漢成組作品皆特別強調作品中的「龍」、「虎」形象,如他面對和閩玉所製第十七、十八羅漢未見「龍」、「虎」形象時,便從工藝角度來說明:「是刻玉尊者,未刻『龍』、『虎』之形,以限於玉耳。」甚或直接說:「嗒然忘我,奚必降龍」,由此納入未見虎形共伴的「伏虎」尊者,以維持其認知的可信度。對於和尚尊者圖像的注意,是得自李玉珉老師的提醒與指點,個人才得以修正認知上的缺陷,在此敬表謝忱。文見清高宗,《御製文初集》卷二十八、《御製文二集》卷四十一、《御製文三集》卷四十一,皆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本,頁254、559-560、671。

⁴² 清高宗,《御製文初集》,卷二十八,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本,頁246-247。

大神通法力,故亦得阿羅漢名。43

由此題記,也可知乾隆皇帝對於十八羅漢的組成認知,乃以十六羅漢另配降龍、伏 虎而成。⁴⁴接著,我們可以再重新閱讀前引乾隆皇帝決意更改羅漢尊名、次序的言 說:

向嘗考之《同文韻統》,以阿哩噶哩字書應真法號,定第十七嘎 沙鴉(上下合)巴達喇(上下合)瑪 為伏虎尊者,即達摩;第十八納納(上下合)答 密答(上下合)答喇 為降龍尊者,即彌勒。自丙子(1756)以來所作應真各贊,或題幀軸、或鐫玉石,無不以是書之。今製西番古畫〈十八應真贊〉,疑有能舛,因諦觀圖中結相供具,並證以番經漢經,乃知以十七為降龍即彌勒,十八為伏虎即達摩。而阿哩噶哩字名號之切音漢字亦有不合,為之詳晰訂正,即依新定字書於幀端,並將丙子以後所作各贊於黃綾文本及御製文初、二集刊本一律改正焉。至「秘殿珠林」所儲古人圖像原本與夫西湖所摹,以及玉石所鐫刻、臣工所繕錄不下數百十本,難以一一易書,則命仍舊貫,而無事改泐,嗣今有作,胥當依此書之。45

清高宗此言重點有二:

- 1. 乾隆皇帝再度發現他之前不但弄反了降龍、伏虎羅漢的次序,且其以漢字音譯羅 漢尊名亦有所誤差。
- 2. 乾隆皇帝決定針對這些瑕疵加以改正,但考量若一一加以改正恐怕有困難,所以 只就《御製文集》初集、二集等文字部分加以改正。

關於第二點,前文已就器物、繪畫核實其更改狀況,現在補充清高宗孫綿恩所書〈十八羅漢贊〉,其中第十一羅漢尊名猶為舊制(圖31,典藏號:中書55),更可確認「臣工所繕錄」難以一一更改之說。若再參照表四:「《御製文初集》卷二十八至三十文字比勘表」,其諸本《御製文初集》第五、第六、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羅漢尊名的更改,可說是細謹全面而無所遺漏,而讓人印象深刻。

⁴³ 清高宗,《御製文初集》,卷二十九,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本,頁254。另此畫當是見載於《秘殿珠林》初編卷十二之唐僧貫休畫〈羅漢畫〉十軸,該作現恐不存於世,但其中十六件的形貌,當與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之徐揚〈仿貫休十六羅漢〉(典藏號:故畫2839-故畫2846)非常類似,相關考察可見王崇齊,〈清代莊豫德〈摹貫休補盧楞伽十八應真〉圖冊的製作〉,《故宮文物月刊》,總335期,頁94-105。

⁴⁴ 這一認知也被實踐於他對畫作的鑑賞上,例如清高宗觀覽李公麟〈渡海應真卷〉時言:「右李公麟〈渡海應真卷〉,自龍神侍者而外,其阿羅漢數祇十四......今卷中已繪降龍、伏虎二像,則當是十八」即是。文見清高宗,《御製文初集》,卷二十九,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本,頁256。

⁴⁵ 清高宗,《御製文三集》,卷十五,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本,頁671-672。

然而,若以同樣的標準來看第一點,恐怕會產生另外一種印象。如前所述, 他先以第十七羅漢為伏虎尊者,第十八羅漢為降龍尊者,後才改次為第十七降龍尊 者、第十八伏虎尊者。今據其言檢視清高宗《御製文集》各相關記載,對照其次 序與詩文內容,則同載於《御製文二集》卷四十四的〈宋人〈十八應〉真贊〉條 與〈和闐玉十八羅漢讚〉條,確如清高宗所言,已分別改定降龍伏虎為第十七、第 十八尊者。46 然而,《御製文三集》卷十五的〈莊豫德〈摹貫休補盧楞伽十八應真〉 贊〉條 47 與《御製文初集》卷二十九的〈唐貫休〈十八羅漢〉贊〉條卻非如此,48 二則文獻呈現的次序都是伏虎在前而降龍在後。其中莊豫德條因載於《御製文三 集》,可據「御製文初二集 本一律改正焉」來推想其改正動作或許未及於《御製 文三集》,但貫休〈十八羅漢〉條就很難解釋。現即以第十八尊者為標的,取莊豫 德〈摹貫休補盧楞伽第十八納納答密答剌尊者〉(圖 32,典藏號:故畫 3392N18)、 宋人〈十八羅漢〉第十八軸(圖33,典藏號:故畫1912)、綿恩〈十八羅漢贊〉 (圖 34) 三者並觀,則其文字內容或圖像皆指向「伏虎」,且畫作書跡上並無刮字補 絹的改寫痕跡,足見其呈現乾隆皇帝「仍舊貫而無事改泐」的原貌。這正意味著, 清高宗自始自終都將第十八尊者視為伏虎羅漢,他從未曾弄錯降龍、伏虎羅漢的前 後次序。在他的陳述中,實承認了一個他不曾犯的過錯。我們可以這樣推測:乾隆 皇帝之所以「坦承」自己弄錯次序,也許是要掩飾另一個他不想或不願「坦承」 的錯誤:降龍、伏虎羅漢的漢字譯文,亦即他錯將「納納(LT合)答 密答(LT合)答 喇」歸於伏虎尊者,而以「嘎 沙鴉(LTG)巴 達喇(LTG)瑪」為降龍尊者。也因為 如此,他「仍舊貫而無事改泐」的作品實跡,都明顯出現了這個「錯誤」,前舉姚 文瀚〈十八羅漢〉圖軸中,亦以納納(LT合)答 密答(LT合)答 喇與圖像帶虎的「伏 虎」尊者相配(圖30),而《御製文集》中,不論正文或是夾注文字,其「嘎沙 鴉(上下合)巴 達喇(上下合)瑪」之與伏虎尊者・以及「納納(上下合)答 密答(上下合)答 喇」之與降龍尊者,盡皆對合無誤,但降龍、伏虎的次序上,卻還存在者前述的違 合,這映襯出乾隆皇帝的「關心」所在,在此而不在彼。換句話說,在清高宗的言 語表面下,另一個「細謹、全面且幾乎無所遺漏的改定」恰呈現乾隆皇帝真正關心 的重點:不在次序的誤植,而是在羅漢尊名的音譯與譯名。

如此一來,姚文瀚〈十八羅漢〉圖軸中第十七、十八幀上羅漢尊名的狀況,也

⁴⁶ 清高宗,《御製文二集》,卷四十四,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本,頁554、559-560。

⁴⁷ 清高宗,《御製文三集》,卷十五,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本,頁669。

⁴⁸ 清高宗,《御製文初集》,卷二十九,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本,頁254。

可被納入乾隆更定羅漢尊名的脈絡中。換句話說,其上藏文尊名與漢文尊名,確實呈現了乾隆皇帝對羅漢尊名前後相異的認知,只是前十六羅漢的尊名更改規則,有別於最後兩位羅漢。更重要的是,釐清乾隆皇帝的真正意圖、作為後,「北京本」與諸本在羅漢讚後題記上的文字差異,就可以獲得解釋,並由此復原另一個清高宗羅漢認知的片段。一如表四:「《御製文初集》卷二十八至三十文字比勘表」所示,《御製文初集》卷二十八的〈十六羅漢贊〉後題語,「北京本」與其他諸本有較大的差異,現逐錄於後,文字不同處皆加底線:

十六羅漢之名……西域但有十六之號而無十八。若增以第十七 嘎 沙鴉(上下合)巴 達喇(上下合)瑪 伏虎尊者、第十八納納(上下合)答 密答(上下合)答 喇 降龍尊者,則正符今之所謂十八也。宋蘇軾十六羅漢贊不載其名……張僧繇、盧楞伽二人皆止十六。

(「淵本」、「薈本」、「津本」、「全集本」、「烏絲本」)

十六羅漢之名,……西域但有十六之號而無十八。常聞 嘎魯(上下合) 禖 喇嘛傳自中土,唐史云:益以哈達(左右合) 喇麻(上下合) 答 拉 及花商,則為十八。及考之《唐書》,並無此語。宋蘇軾十六羅漢贊不載其名……張僧繇、盧楞伽、貫休皆止十六。

(「北京本」、「袖珍本」)

由於前文對諸本的比勘,已經可以推定「北京本」呈現了《御製文初集》較早的樣貌。又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文竹邊座嵌玉十六羅漢雙面插屏〉⁴⁹上,正有清高宗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重書此題記的填金字,其文字亦同於「北京本」所錄,可以作為「北京本」所錄描述事件的文字尚未經過更改的輔證,其敘述也較有可能逼近事件的原貌。從「北京本」的題語可知,乾隆皇帝初對羅漢成群為組數目產生疑問之際,曾詢問章嘉國師的意見,章嘉國師便就所知回答,他先敘述西藏並無十八羅漢的傳統,接著章嘉國師表示他曾經聽說羅漢圖像乃是「嘎魯(上下合)禖喇嘛」傳至藏地,而且唐朝的史書記載:在十六羅漢之外增加「花商」、「哈達(左右合)喇麻(上下合)答拉」,即成十八之數。其中「嘎魯(上下合)禖喇嘛」當即魯梅仲群(Klumes 'brom chung),其人即是在唐時將十六羅漢圖像引入西藏者;而「花商」,當

⁴⁹ 圖版參見《明清家具(下)》,頁 194-195。在此要感謝器物處鄧淑蘋研究員,因為她無私分享在北京故宮參觀時所攝之照片,個人才意識到這件玉插屏的存在,進而尋得此器之完整圖版。其釋文略記如下:「十六羅漢之名,……西域但有十六之號而無十八。常聞 嘎魯(上下合) 禖 喇嘛傳自中土,唐史云:益以哈達(左右合)喇麻(上下合)答拉及花商,則為十八,及考之《唐書》,並無此語。宋蘇軾十六羅漢贊不載其名……張僧繇、盧楞伽、貫休皆止十六。……省方幾暇,復書此冊,並參玉版,不必更著色相,固知翰墨緣中自具莊嚴功德耳,乾隆丁丑清和御筆。」

即「和尚」(Hva san);至於「哈達(左右合)喇麻(上下合)答 拉」,自然是法增居士(Dharmatāla)的另譯。章嘉國師如此陳述,顯然是因為他之前編著《三百佛像集》時,便將這二位漢地來的尊者編入羅漢之列,並分別將之列為第十七順次與第十八順次,在另一個代表章嘉國師諸神體系認知的《諸佛菩薩聖像贊》中,也有著同樣的狀況。50但乾隆皇帝顯然不採納此說,這是因為複查《唐書》並未見相關記載,所以乾隆皇帝才初步判定羅漢以十六為組的傳統較可信。換句話說,乾隆皇帝在判定羅漢成群為組傳統時,顯然未採納章嘉國師的意見。

據此,《御製文初集》卷二十九〈唐貫休十八羅漢贊〉後記語的更動,或許可以獲得適當的解釋。由表四:「《御製文初集》卷二十八至三十文字比勘表」看來,諸本在這一部份的文字差異,可說相當紊亂而難以理出較可靠的訊息。如前所述,這段文字的內容,主要是乾隆皇帝因閱覽貫休畫作而修正他以羅漢十六成群的認知,並轉為接納羅漢也有十八成組的狀況。乾隆皇帝這一認知的轉變,同樣是參考了某個人的意見,最後,他也引取蘇軾的詩文內容來印證這位被諮詢者的看法。在此,可以將諸本的文字出入分為三類:

- 1. 徵詢「西僧」,並以蘇軾詩文印證「西僧」的說法,如「北京本」之「繼詢諸西僧……以軾之頌贊,印西僧之說亦無不可。」⁵¹
- 2. 徵詢「章嘉國師」,並以蘇軾詩文印證「西僧」的說法,如「淵本」之「復詢諸章嘉……以軾之頌贊,印西僧之說亦無不可。」⁵²
- 3. 徵詢「章嘉國師」,並以蘇軾詩文印證「章嘉國師」的說法,如「薈本」之「復 詢諸章嘉……以軾之頌贊,印章嘉之說亦無不可。」⁵³

如果順著前段考察的理路,章嘉國師早就舉「花商」及「哈達(左右合)喇麻(上下合)答 拉」來作為十七、十八羅漢的可能人選,⁵⁴如今若改以「嘎 沙鴉(上下合)巴 尊者」、「納 納達(上下合)密 答喇(上下合)尊者」回覆乾隆皇帝的詢問,雖非毫無可能,但略有違於常情。但「西僧」也可能是對章嘉國師的另稱,即便「北京本」

⁵⁰ 圖版參見章嘉·若必多吉編,《三百佛像集》,頁 70;《諸佛菩薩聖像贊》,頁 290-291。羅文華認為《三百佛像集》雖也可能出自章嘉國師弟子之手,但該書還是代表了章嘉國師的想法。而《諸佛菩薩聖像贊》則是「直接反映了章嘉國師本人的圖像學與神系思想」關於此二書的簡要研究。可參見羅文華,《龍袍與袈裟(上)》,頁 62、68-72。

⁵¹ 清高宗,《清高宗御製文初集》,卷二十九,收於《故宫珍本叢刊》,第569冊,頁256。

⁵² 清高宗,《御製文初集》,卷二十九,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本,頁254-255。

⁵³ 清高宗,《御製文初集》,卷二十九,收於《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第350本,頁820。另此處修改的痕跡非常明顯,字跡要比他處來的小。

⁵⁴ 清高宗,《清高宗御製文初集》,卷二十八,收於《故宫珍本叢刊》,第569 册,頁248-249。

所呈現的「西僧」為原始樣貌,恰以「西僧」與「章嘉」兩義互通,所以文字上 的歧異,或是因為抄寫互替,或是著意鄭重明確,才改為「章嘉」,這也在情理之 中。「淵本」抄繕之際更而改之,遂為他本所承。只是,一旦檢取其他乾隆朝欽定 書籍,就會發現此一修正太過勉強而不合理。這是因為「章嘉國師」之「章嘉」, 原為「張家」二字,或指張姓之家,或為白樺樹的漢譯。原稱「章嘉活佛」,即指 出身於張姓之家的活佛、或是白樺樹之地的活佛,後受康熙皇帝敕命改「張家」為 「章嘉」,遂稱「章嘉活佛」。因此,無論是行文或口語,「章嘉」一詞可說是標誌 「活佛」來源的附加詞,並不能直指「章嘉活佛」。所以,檢之清高宗所欽定的書 籍中,只有《御製詩集》因字數限制見有「章嘉」單詞存在,其他如《同文韻統》、 《平定準噶爾方略》、55《熱河志》、56《秘殿珠林初編》、57等,或作「章嘉國師」、或 為「章嘉胡士克圖」,絕無以「章嘉」單詞指稱「章嘉國師」之例,即使同在《御 製文初集》的〈翻譯四體楞嚴經序〉文中,其「章嘉國師」凡四見,皆未見有省文 為「章嘉」二字。58 由此可知〈唐貫休十八羅漢贊〉後記語二見之「西僧」,當為原 始樣貌。改「西僧」為「章嘉」,既不合體例,也非常情。這一不合常情的改動, 更突顯其企圖將乾隆皇帝詢問的對象更改為章嘉國師。同理,「北京本」之「繼詢 諸西僧」, 也被改為「復詢諸章嘉」, 使表達時間順次的「繼」字, 成為之前也曾就 此詢問過章嘉國師、現又就而詢之的「復」字。透過版本比勘,我們才得以復原這 一段歷史真貌。59

綜上所述,乾隆皇帝認知羅漢尊名、次序的歷程,已能獲得較清晰的輪廓,同時,乾隆五十二年(1787)之際,清高宗對於羅漢尊名、次序的更定內容,也有了較確切的掌握。也只有透過版本的比勘,才有機會釐清、鉤沉這些隱晦難尋的風貌。限於資料,目前尚未能解答乾隆五十二年(1787)清高宗更改羅漢尊名的契機或機轉,但諸本文字更改的狀況顯示,章嘉國師顯然因於文字的更動,而一躍成為清高宗認知羅漢尊名、次序的最重要主角。由此觀之,或許乾隆皇帝是為了感懷甫於乾隆五十一年(1786)逝去的章嘉國師。又或是乾隆皇帝題贊〈西番古畫十八羅

^{55《}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三十,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58本,頁515。

^{56 《}熱河志》,卷七十九,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96本,頁287。

^{57 《}石渠寶笈秘殿珠林(上)》,頁1。

⁵⁸ 清高宗,《御製文初集》,卷十二,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本,頁116-117;清高宗, 《清高宗御製文初集》,卷十二,收於《故宮珍本叢刊》,第569冊,頁118-119。

⁵⁹ 個人在考察這一部份問題時,受到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曾紀剛助理研究員幫助甚多,謹 此申謝。

漢〉後,便有將其複本送至西藏的計畫,⁶⁰ 遂讓章嘉國師成為整個事件的主角,以增加清高宗更定羅漢尊名的說服力與可信度。真相雖未明朗,但已朝歷史事實邁進一步。

四、結語

從傳世數本清高宗《御製文初集》的文字比勘切入,不僅確實掌握了諸本間的文字異同,還進一步考察這些依違形成的原因,描繪《御製文初集》自編成後派生複本所遭遇的種種變因。不計抄手印工疏忽所產生的誤字,當《御製文初集》刊行後,以及因應「四庫全書」收錄而再為抄繕時,都曾有所校勘、改正。又因於「四庫全書的」編纂,以「文淵閣本」最先啟動,因此,抄繕「淵本」時所附帶產生的校勘更改意見,可能透過「簽改冊檔」(書記檔)來影響其他六閣乃至備為陳設、賞用的《御製文初集》複本。準此,諸本《御製文初集》間的文字差異,有一大部分可以放在這一脈絡下理解。接著,經由文獻記載、版本文字,以及器物、書畫等實物的比勘與對合,復原了乾隆皇帝認知羅漢尊名、次序、群組的歷程,發掘出隱而未現的事實,這是以版本證史實的實踐,同時也反饋為吾人對諸本《御製文初集》文字依違的深入理解,並能較正確地說明現存書畫、器物等現存實物的狀況,成為將來進一步考察、探研的基礎。

另一方面,在版本學研究中,比勘文字的異同,原本就帶有校勘出佳本、善本的期待。這是因為古籍在流傳過程中,或遭增刪、或佚失流散,推求校勘精良或年代較早的善本,無非是珍視其較接近成書時的原貌,足以用來考證當時的歷史,使古籍善本的文獻價值得以發揚、彰顯,這也可說是版本學研究的終極關懷。然而,清宮編刊抄寫的當朝書籍而言,以其距今時代尚近,資料較多,有誤寫誤書的文字出入,而較少佚失不存的狀況,即使增刪,也可能是作者、主事者意志下的產物,皆當朝之貌、非後代增損,很難比勘釐析出具版本學意義的「善本」。本文所處理的《御製文初集》就存在著這樣的狀況,其面貌雖殊,卻是代表著不同時期中乾隆皇帝認知想法的更迭。對此,本文的考察,也可說是一個新的嘗試,即在比勘文字異同外,推敲造成這些差異的主要變因,以《御製文初集》論之,七閣《四庫全書》及《四庫全書薈要》的編纂,無疑是造成諸本文字多處出入的背景變因,擴而

^{60 《}活計檔》,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初二日,〈記事錄〉。

大之,其他在相同脈絡底下成做的書籍,也可以作相似的述論與理解。另一方面,清高宗對羅漢尊名、次序的認知,恰是造成諸本《御製文初集》中大量文字差異的重大變因。這一變因,未必能在其他書籍中造成此大量的文字出入,可說是附隨於《御製文初集》成做的特定變因。換言之,清宮成做的當朝書籍,都可以嘗試從這兩方面切入,作宏觀的背景探討與微觀的特殊性考察。有別於那些在四庫書編纂時因為違礙等政治因素而遭刪改的書籍,乾隆一朝刊行、抄寫的當朝圖書,往往因於清高宗的個人意志,而有著大小程度不一的修改,這些修改行為,也正關連著清高宗意志推動與施行的事件,一如本文之例,比勘諸本,可以澄清史實,而史實的耙梳、整理,又能反饋為解釋版本狀況的能量,即使無「最善本」的產生,也可發揮版本學的學術研究價值,這或許可以成為研究清宮成做當朝書籍的新切入點,從而廓清更多隱藏於其中的歷史面貌。

表一 「北京本」所收文章篇數統計表

卷數	所收篇數	備註
卷1	24	
卷2	24	
卷3	9	
卷4	9	
卷5	11	此卷無〈端凝殿恭藏列祖御用朝珠記〉
卷6	1	
卷7	7	此卷無〈樂善堂記〉
卷8	8	
卷9	8	
卷10	10	
卷11	14	
卷12	10	
卷13	7	
卷14	9	
卷15	1	
卷16	6	
卷17	10	
卷18	8	
卷19	6	
卷20	6	
卷21	8	
卷22	20	〈擬九歌十二首題莊子故事圖〉內共計12篇。
卷23	4	
卷24	10	
卷25	1	
卷26	34	〈老人星頌〉內共計1篇;〈慈聖萬壽九如頌〉內共計9篇; 〈掖輦紀慶頌〉內共計8篇;〈七情箴〉內共計7篇; 〈五事箴〉內共計5篇;〈養心殿四箴〉內共計4篇。
卷27	38	〈古硯銘〉內共計10篇;〈宮殿四銘〉內共計4篇。
卷28	49	〈列代賢明妃后垂稱奕世者取繪十二繫以贊〉內共計12篇; 〈闕里十贊〉內共計10篇;〈十六羅漢贊〉內共計16篇; 〈福祿壽三星贊〉內共計3篇。
卷29	63	〈貫休畫十六應真像贊〉內共計16篇; 〈丁觀鵬摹貫休十六應真像贊〉內共計16篇; 〈唐貫休十八羅漢贊〉內共計18篇。
卷30	91	〈紫光閣五十功臣像贊〉內共計50篇; 〈丁觀鵬畫十六應真贊〉內共計16篇。
		總計506篇

表二 《御製文初集》序、跋及卷一至二十七文字比勘表

卷次	諸本文句歧異處 (版本:頁碼)
凡例	謹擬列為 前集 : (淵:4)、(津:4) 僅擬列為 <u>初集</u> : (北京:4)、(全集:凡例3)、(薈:564)(烏絲:敬表4)
目錄	卷五〈端凝殿恭藏列祖御用朝珠記〉:(全集目錄1:6)、(津:7)、(烏絲目錄1:8) 卷五無朝珠記:(北京本)、(淵本)、(薈本)
目錄	卷五〈 <u>恭奉</u> 皇太后駕臨金山記〉: (北京:7) 卷五〈皇太后駕臨金山記〉: (淵:7)、(津:7)、(全集目錄1:6)、(薈: 567)、(烏絲目錄1:8)、(袖珍目錄1:目錄8)
目錄	卷七〈樂善堂記〉: (淵:8)、(津:7)、(全集目錄1:7)、(鳥絲:目錄9)、 (薈:568)、(袖珍:目錄9」 卷七無〈樂善堂記〉: (北京本)
	每卷末行有 <u>御製文初集卷○</u> : (淵本)、(薈本)、(津本) 每卷末行無 御製文初集卷○: (北京本)、(全集本)、(烏絲本)、(袖珍本)
卷5	有 〈端凝殿恭藏列祖御用朝珠記〉: (津:56)、(全集5:8-9)、(烏絲5:15-16)、(袖珍5:10-13) 無〈端凝殿恭藏列祖御用朝珠記〉: (淵本)、(薈本)、(北京本)
卷5	卷五〈皇太后駕臨金山記〉: (薈:614-615)、(淵:54)、(鳥絲5:2-6) 卷五〈 <u>恭奉</u> 皇太后駕臨金山記〉: (北京:54)、(津:53)、(袖珍5:2)(全集 5:2-3)
卷5	不憚數勤 (挪抬)清蹕: (淵:54)、(津:53)、(薈:614)、(鳥絲5:2) 不憚數勤清蹕: (北京:54)、(全集:2)、(袖珍5:3)
卷5	問風俗、咨疾苦(挪抬)湛恩: (淵:54)、(津:53)、(薈:614)、(烏絲5: 2) 問風俗、咨疾苦,湛恩: (北京:54)、(全集:2)、(袖珍5:3)
卷6	毘訶羅, <u>(此云遊行處也)</u> : (淵:66)、(津:66) 毘訶羅, <u>此云遊行處也</u> : (北京:68)、(薈:626)、(鳥絲6:17)、(袖珍6:1 9)
卷7	有〈 <u>樂善堂記</u> 〉: (淵:70-71)、(津:69-70)、(鳥絲7:7-8)、(薈:631-632)、(袖珍7:7-8) 無〈樂善堂記〉: (北京本」)、(全集本」)
卷8	闡 <u>精</u> 一之旨,明至善之宗: (淵:77)、 闡 <u>貞</u> 一之旨,明至善之宗: (北京:78)、(全集8:6)、(薈:638)、(津:76) 、(烏絲8:8)、(袖珍8:8)
卷8	不尚虛文,為崇實體: (淵:79) 不尚虛文,為崇 <u>大</u> 體: (北京:80)、(薈:640)、(津:78)、(烏絲8:13)、(袖珍8:13)、(全集8:10)
卷9	敬授人時,載於 <u>堯</u> 典: (北京:92)、(全集9:17)、(鳥絲9:23-24)、(薈: 652)、(津:89)、(袖珍9:25) 敬授人時,載於 <u>虞</u> 典: (淵:91)

15 1	1) L L L I II II (In L . Tex.)
卷次	諸本文句歧異處(版本:頁碼)
	命內廷詞臣,廣加 <u>修</u> 輯: (淵:91)
卷9	命內廷詞臣, 廣加 <u>蒐</u> 輯: (北京:92)、(全集9:18)、(烏絲9:25)、(薈:652
)、(津:90)、(袖珍9:17)
	則明者所 <u>勿</u> 道也: (淵:95)
卷10	則明者所弗道也: (北京:96)、(全集10:7)、(烏絲10:9)、(薈:657)、(
	津:93)、(袖珍10:9)
	海隅 <u>日出</u> :(淵:95)
卷10	海隅出日: (北京:96)、(全集10:7)、(烏絲10:9)、(薈:657)、(津:93)
)、(袖珍10:9)
卷10	後儒有所依據,踵而 <u>續</u> 之: (淵:97)、(烏絲10:15)、(薈:659)、(津:96)
>6-10	後儒有所依據,踵而 <u>成</u> 之: (北京:98)、(全集10:11)、(袖珍10:6)
	亦恢恢乎經國之良謨矣: (淵:105)
卷11	亦恢恢乎經國之良 <u>模</u> 矣:(北京:106)、(津:103)、(薈:666)、(鳥絲11:12)
	、(袖珍11:12)、(全集11:9)
卷13	得所圖毛詩若干篇:(淵:121)、(北京:123)、(津:119)、(薈:682)
70-13	馬和之詩經圖數幅: (烏絲13:11)、(袖珍13:11)、(全集13:8)
	毋 <u>徇</u> 人以自誤:(淵:125)、(袖珍14:16)
卷14	毋 <u>狗</u> 人以自誤: (北京:127)、(全集14:4)、(津:124)、(薈:688)、(烏絲
	14:6)
	<u>賑</u> 動以千萬計:(淵:173)、(津:170)
卷20	振動以千萬計: (北京:175)、(全集20:2)、(薈:737)、(烏絲20:2)、(袖
	珍20:2)
	今日之下,亦不敢逆以料也: (淵:174)
卷20	今日之下,亦不敢料以逆也: (北京:176)、(全集20:4)、(薈:738)、(津:1
	71)、(烏絲20:5)、(袖珍20:5)
	而怪托克托輩之無史識也:(淵:188-189)
卷22	而怪脫脫輩之無史識也: (北京:191,192)、(全集22:4-5)、(薈:752-
	753)、(津:186-187)、(烏絲22:6-8)、(袖珍22:6-8)
Je	范曄之「曄」字鉠筆避諱: (淵:189)、(津:187-188)、(鳥絲22:10-11)
卷22	范曄之「曄」字不避諱: (北京:191-192)、(全集22:7-8)、(薈:753-754)、
	(袖珍22:10-12)
V	有子十二人: (淵:192)、(津:190)、(薈:756)、(烏絲22:19)、(袖珍22
卷22	: 20)
	有子十一人: (北京:196)、(全集22:14)
10	雖絕域其必通: (淵:204)、(津:202)、(薈:769)、(烏絲23:21)、(袖珍2
卷23	3:22)
	雖絕域其 <u>亦</u> 通: (北京: 208)、(全集23:16)
¥ 22	抑工商之末業: (淵:205)、(津:203)、(薈:770)、(鳥絲23:23)、(袖珍2
卷23	3:25)
	抑 <u>工賈</u> 之末業: (北京:208)、(全集23:17)

```
卷次 | 諸本文句歧異處(版本:頁碼)
   曷其奈何弗禁: (津:229)、(烏絲26:21)
卷26
   曷其柰何弗禁: (北京:235)、(薈:797)、(全集26:16)、(袖珍26:22)
   〈觀象唐硯銘〉中間空白: (淵:237)、(津:233)、(袖珍27:9)
   〈觀象唐硯銘〉中間有交錯的直線: (北京:240)、(薈:801)、(烏絲27:8)、
卷27
      (全集27:6)
   〈漢半截觚銘〉中間空白: (淵:240)、(津:237)、(袖珍27:19)
卷27
   〈漢半截觚銘〉銘中間有交錯的直線: (北京:243)、(薈:805)、(烏絲27:
     18)、(全集27:13)
   〈副都統噶畢雅圖巴圖魯額爾登額〉: (淵:260)、(薈:826)、(北京:262)、
卷30
      (袖珍30:12)
   〈副都統墨爾根巴圖魯伍岱〉: (烏絲30:10)、(全集30:8)、(津:257)
   雖日侍樞筦之臣,有雒誦細繹而猶不能深悉: (淵:269)
   ( 鳥絲: 2 )
後跋 | 雖日侍樞筦之臣,有雒誦紬繹而猶不能深悉: (北京:270)、(薈:834)、(袖珍:
   (《文津閣四庫全書》所收《御製文初集無後跋》)
```

(淵:頁碼)表示《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本之頁碼;

(薈:頁碼)表示《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305本之頁碼;

(津:頁碼)表示《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305本之頁碼;

(北京:頁碼)表示《故宮珍本叢刊》第569冊之頁碼;

(全集卷數:頁碼)表示《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一)》之卷數:頁碼;

(烏絲卷數:頁碼)表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御製文初集》(故殿24008-故殿24823)之卷數: 百碼:

(袖珍卷數:頁碼)表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御製文初集》(故殿27813-故殿27828)之卷數: 頁碼。

以下各表表述方式皆同。

表三 清高宗改泐「十六羅漢」尊名表

書畫器物上羅漢尊名	《御製文集》初集、二集所載羅漢尊名(國立 故宮博物院刊本,以及文淵閣、文津閣四庫全 書所收本)
第五羅漢	第五羅漢
拔 雜哩(上下合) 逋 <u>答喇(上下合)</u> 尊者	拔 雜哩(上下合) <u>逋答(上下合)</u> 答 喇尊者
第六羅漢	第六羅漢
<u>拔哈(左右合)</u> 達喇(上下合) 尊者	拔哈(上下合) 達 喇 尊者
第八羅漢	第八羅漢
嘎 納 嘎 <u>拔哈(左右合)</u> 喇 錣 雜 尊者	嘎 納 嘎 <u>拔哈(上下合)</u> 喇 錣 雜 尊者
第十一	第十一
租 查 巴 <u>納塔(上下合)</u> 嘎 尊者	租 查 巴 <u>納答(上下合)</u> 嘎 尊者
第十二羅漢	第十二羅漢
畢 那楂 拉 <u>哈拔(左右合)</u> 喇 錣 雜 尊者	畢 那楂 拉 <u>拔哈(上下合)</u> 喇 錣 雜 尊者
第十三羅漢	第十三羅漢
巴 <u>納塔(上下合)</u> 嘎 尊者	巴 <u>那塔(上下合)</u> 嘎 尊者

表四 《御製文初集》卷二十八至三十文字比勘表

卷28 〈十六羅漢贊〉	第五 拔 <u>雜哩(上下合)</u> <u>逋答(上下合) 答 喇</u> 尊者: (淵:245)、(薈:810)、(津:242)、(烏絲28:11)、(全集28: 8)(袖珍28:12)
	第五 拔 雜哩(上下合) 逋 <u>答喇(上下合)</u> 尊者:(北京:247)
卷28 〈十六羅漢贊〉	第六 <u>拔哈(上下合)</u> 達 喇 尊者: (淵:245)、薈:810)、(津:242)、(鳥絲28:11)、(全集28: 8)、(袖珍28:13)
	第六 <u>拔哈(左右合)</u> 達喇(上下合) 尊者: (北京:247)
卷28 〈十六羅漢贊〉	第八 嘎 納 嘎 <u>拔哈(上下合)</u> 喇 鈒 雜 尊者: (淵:246)、(薈:810)、(津:242)、(烏絲28:11)、(全集28: 9)、(袖珍28:13)
	第八 嘎 納 嘎 拔哈(左右合) 喇 鈒 雜 尊者: (北京:248)
卷28 〈十六羅漢贊〉	第十一 租 查 巴 納答(上下合) 嘎 尊者: (淵:246)
、 ハ 紅 /夫 貝 /	第十一 租 查 <u>巴納(上下合)</u> 答嘎 尊者: (薈:810)、(津:242)、(烏絲28:12)、(全集28:9)、(袖珍 28:14)
	第十一租 查 巴 納塔(上下合) 嘎 尊者: (北京:248)
卷28 〈十六羅漢贊〉	第十二 畢 那楂(上下合) 拉 <u>拔哈(上下合)</u> 喇 錣 雜 尊者:(淵: 246)
	第十二 <u>畢那(上下合)</u> 楂 拉 <u>拔哈(上下合)</u> 喇 錣 雜 尊者: (薈:810)、(津:242)、(烏絲28:12)、(全集28:9)、(袖珍 28:14)
	第十二 畢 那楂(上下合) 拉 <u>哈拔(左右合)</u> 喇 錣 雜 尊者:(北京: 248)
卷28 〈十六羅漢贊〉	第十三 巴 <u>那塔(上下合)</u> 嘎 尊者 : (淵:246)
\ 八鄰·失 頁 /	第十三 <u>巴那(上下合)</u> 塔嘎 尊者 : (薈:810)、(津:242)、(烏絲28:12)、(全集28:10)、(袖珍 28:15)
	第十三 巴 <u>納塔(上下合)</u> 嘎 尊者: (北京:248)
卷28 〈十六羅漢贊〉	巴 那塔(上下合) 嘎 是: (淵:246)
、一八年/天貝/	<u>巴那(上下合) 塔</u> 嘎 是:(薈:811)、(烏絲28:13)、(全集28:
	巴納(口答)(上下合) 嘎 是:(袖珍28:15)
	巴 <u>納塔(上下合)</u> 嘎 是: (北京:248)、(津:243)

卷28 〈十六羅漢贊〉	十六羅漢之名西域但有十六之號而無十八。 <u>若增以第十七 嘎 沙鴉(上下合)</u> 巴 達喇(上下合) 瑪 伏虎尊者、第十八納納(上下合) 答 密答(上下合) 答 喇 降龍尊者,則正符今之所謂十八也。宋蘇軾十六羅漢贊不載其名張僧繇、盧楞伽 <u>二人</u> 皆止十六:(津:243)、(淵:246-247)、(薈:811)、(鳥絲28:15)、(全集28:10-11)
	十六羅漢之名,西域但有十六之號而無十八。常聞 嘎魯(上下合) 禖 喇嘛傳自中土,唐史云:益以哈達(左右合) 喇麻(上下合) 答 拉 及花商,則為十八,及考之《唐書》,並無此語。宋蘇軾十六羅漢贊不載 其名張僧繇、盧楞伽、貫休皆止十六: (北京:248-249)、(袖珍28:16-17)
卷29 〈貫休畫十六應真 像贊〉	第五 拔 雜哩(上下合) <u> </u>
	第五 拔 雜哩(上下合) 逋 <u>答喇(上下合)</u> 尊者:(北京:251)
卷29 〈貫休畫十六應真 像贊〉	第六 <u>抜哈(上下合)</u> 達 喇 尊者: (淵:249)、(薈:815)、(津:246)、(鳥絲29:2)、(全集29: 2)(袖珍29:2)
	第六 <u>拔哈(左右合)</u> 達喇(上下合) 尊者: (北京:251)
卷29 〈貫休畫十六應真 像贊〉	第八 嘎 納 嘎 <u>拔哈(上下合)</u> 喇 錣 雜 尊者: (淵:249)、(薈:815)、(津:246)、(烏絲29:22)、(全集29: 22)(袖珍29:3)
	第八 嘎 納 嘎 <u>拔哈(左右合)</u> 喇 錣 雜 尊者: (北京:251)
卷29 〈貫休畫十六應真 像贊〉	第九 <u>拔哈(上下合) 沽</u> 拉 尊者: (淵:249) 第九 <u>拔嘎(上下合) 沽</u> 拉 尊者: (全集29:2)、(薈:815)、(津: 246)、(烏絲29:3)、(袖珍29:3)
	第九 拔 嘎沽(上下合) 拉 尊者: (北京:251)
卷29	第十一 租 查 巴 納答(上下合) 嘎 尊者: (淵:250)
〈貫休畫十六應真 像贊〉	第十一 租 <u>查 巴納(上下合)</u> 答嘎 尊者: (薈:815)、(津:246)、(烏絲29:3)、(全集29:2)、(袖珍29: 4)
	第十一租 查 巴 納塔(上下合) 嘎 尊者: (北京:251)
卷29 〈貫休畫十六應真 像贊〉	第十二 畢 <u>那楂(上下合)</u> 拉 拔哈(上下合) 喇 鈒 雜 尊者:(淵: 250)
	第十二 <u>畢那(上下合)</u> <u>楂</u> 拉 <u>拔哈(上下合)</u> 喇 錣 雜 尊者: (薈:815)、(津:246)、(烏絲29:3)、(全集29:3)、(袖珍29: 4)
	第十二 畢 <u>那楂(上下合)</u> 拉 <u>哈拔(左右合)</u> 喇 錣 雜 尊者: (北京: 252)

卷29	第十三 巴 <u>那塔(上下合)</u> 嘎 尊者 : (淵:250)
〈貫休畫十六應真 像贊〉	第十三 <u>巴那(上下合) 塔</u> 嘎 尊者 : (薈:815)、(津:246)、(烏絲29:3)、(全集29:3)、(袖珍29: 4)
	第十三 巴 <u>納塔(上下合)</u> 嘎 尊者: (北京:250)
卷29 〈丁觀鵬摹貫休 十六應真像贊〉	第五 拔 雜哩(上下合)
	第五 拔 雜哩(上下合) 逋 答喇(上下合) 尊者: (北京:253)
卷29 〈丁觀鵬摹貫休 十六應真像贊〉	第六 <u>拔哈(上下合)</u> 達 喇 尊者: (淵:251)、(薈:817)、(津:248)、(鳥絲29:7)、(全集29: 5)、(袖珍29:8)
	第六 <u>拔哈(左右合)</u> 達喇(上下合) 尊者: (北京:253)
卷29 〈丁觀鵬摹貫休 十六應真像贊〉	第八 嘎 納 嘎 <u>拔哈(上下合)</u> 喇 級 雜 尊者: (淵:251)、(薈:817)、(津:248)、(鳥絲29:7)、(全集29: 6)、(袖珍29:9)
	第八 嘎 納 嘎 拔哈(左右合) 喇 鈒 雜 尊者: (北京:253)
卷29 〈丁觀鵬摹貫休	第九 拔 <u>哈沽(上下合)</u> 拉 尊者: (淵:249)
十六應真像贊〉	第九 <u>拔嘎(上下合) 沽</u> 拉 尊者: (全集29:6)、(薈:817)、(津:248)、(烏絲29:7)、(袖珍29:9)
	第九 拔 嘎沽(上下合) 拉 尊者: (北京:251)
卷29 〈丁觀鵬摹貫休	第十一 租 查 巴 納答(上下合) 嘎 尊者: (淵:252)
十六應真像贊〉	第十一 租 <u>查 巴納(上下合) 答</u> 嘎 尊者: (薈:817)、(津:248)、(烏絲29:8)、(全集29:6)、(袖珍29: 10)
	第十一租 查 巴 納塔(上下合) 嘎 尊者: (北京:253)
卷29 〈丁觀鵬摹貫休 十六應真像贊〉	第十二 <u>畢那(上下合)</u> 楂 拉 <u>拔哈(上下合)</u> 喇 錣 雜 尊者: (薈:817)、(津:248)、(烏絲29:8)、(全集29:6)、(袖珍29: 10)、(淵:252)、(袖珍29:10)
	第十二 畢 <u>那楂(上下合)</u> 拉 <u>哈拔(左右合)</u> 喇 錣 雜 尊者: (北京: 253)
卷29 〈丁觀鵬摹貫休	第十三 巴 那塔(上下合) 嘎 尊者 :
十六應真像贊〉	第十三 <u>巴那(上下合) 塔</u> 嘎 尊者 : (薈:817)、(津:248)、(烏絲29:8)、(全集29:6)、(袖珍29: 10)、(淵:250)
	第十三 巴 <u>納塔(上下合)</u> 嘎 尊者:(北京:253)

卷29 〈唐貫休十八羅漢 贊〉	第五 拔 雜哩(上下合) <u></u> 逋答(上下合) 答 喇 尊者: (薈:818)、(津:249)、(烏絲29:10)、(全集29:8)、(袖珍 29:13)、(淵:253)
	第五 拔 雜哩(上下合) 逋 答喇(上下合) 尊者:(北京:254)
卷29 〈唐貫休十八羅漢 贊〉	第六 <u>拔哈(上下合)</u> 達 喇 尊者: (淵:253)、(薈:818)、(津:249)、(鳥絲29:10)、(全集29: 8)、(袖珍29:13)
	第六 拔哈(左右合) 達喇(上下合) 尊者: (北京:254)
卷29 〈唐貫休十八羅漢 贊〉	第八 嘎 納 嘎 <u>拔哈(上下合)</u> 喇 鈒 雜 尊者: (淵:253)、(薈:818)、(津:249)、(烏絲29:11)、(全集29: 8)、(袖珍29:14)
	第八 嘎 納 嘎 拔哈(左右合) 喇 鈒 雜 尊者: (北京:254)
卷29 〈唐貫休十八羅漢 贊〉	第九 <u>拔嘎(上下合) 沽</u> 拉 尊者: (淵:253) (全集29:8)、(薈:818) 、(津:249)、(烏絲29:11)、(袖珍29:14)
只 /	第九 拔 嘎沽(上下合) 拉 尊者: (北京:254)
卷29 〈唐貫休十八羅漢	第十一 租 查 巴 納答(上下合) 嘎 尊者: (淵:253)
赞》	第十一 租 <u>查 巴納(上下合)</u> 答 嘎 尊者: (薈:818)、(津:249)、(烏絲29:11)、(全集29:9)、(袖珍 29:14)
	第十一租 查 巴 <u>納塔(上下合)</u> 嘎 尊者: (北京:255)
卷29 〈唐貫休十八羅漢 贊〉	第十二 畢 <u>那楂(上下合)</u> 拉 <u>拔哈(上下合)</u> 喇 錣 雜 尊者: (淵: 253)
只 /	第十二 <u>畢那(上下合) 楂</u> 拉 <u>拔哈(上下合)</u> 喇 錣 雜 尊者: (薈:819)、(津:250)、(烏絲29:12)、(全集29:9)、(袖珍 29:15)
	第十二 畢 <u>那楂(上下合)</u> 拉 <u>哈拔(左右合)</u> 喇 錣 雜 尊者:(北京: 255)
卷29 〈唐貫休十八羅漢 贊〉	梵云:畢 <u>那楂(上下合)</u> 拉 <u>哈拔(左右合)</u> 喇 錣 雜: (淵:253)、(北京:255)、(全集29:9)、(鳥絲29:12)、(薈: 819)、(袖珍29:15)
	梵云:畢 <u>那楂(上下合)</u> 拉 <u>哈拔(上下合)</u> 喇 錣 雜: (津:250)
卷29 〈唐貫休十八羅漢	第十三 巴 <u>納(上下合) 塔</u> 嘎 尊者: (全集29:9)、(薈:819)
費〉	第十三 <u>巴那(上下合) 塔</u> 嘎 尊者 : (津:250)、(烏絲29:12)、(袖珍29:15)
	第十三 巴 <u>納塔(上下合)</u> 嘎 尊者: (北京:255)、(淵:253)

卷29 〈唐貫休十八羅漢 贊〉	第十七 嘎 沙鴉(上下合) 巴 達喇(上下合) 瑪 尊者 手撫牛哀,如愛 花程。童子怖覷,不知所為。變相十八,貫休所傳,相即非相,朶朶青蓮: (淵:254)、(全集29:10)、(薈:819)、(津:250)、(鳥絲29: 13)、(袖珍29:16)
	第十七 嘎 沙鴉(上下合) 巴 尊者 净瓶貯水,中育龍子。獰龍欲取,怒 目以視。爾慈用猛,我猛用慈。慈猛俱幻,皈依導師: (北京:255)
卷29 〈唐貫休十八羅漢 贊〉	第十八 納納(上下合) 答 密答(上下合) 答 喇 尊者浄瓶貯水,中育龍子。獰龍欲取,怒目以視。爾慈用猛,我猛用慈。慈猛俱幻,皈依導師: (淵:254)、(全集29:10)、(薈:819)、(津:250)、(烏絲29:13)、(袖珍29:17)
	第十八 納 納答(上下合) 密 答喇(上下合) 尊者 手撫牛哀,如愛花貍 • 童子怖覷,不知所為。變相十八,貫休所傳,相即非相,朶朶青蓮: (北京:255)
卷29 〈唐貫休十八羅漢 贊〉	〈唐貫休十八羅漢贊〉復詢諸 <u>章嘉</u> ,則一為嘎 <u>沙鴉(上下合)巴達喇(上下合)瑪</u> 尊者,一為納納(上下合)答密答(上下合)答喇尊者,乃知西域十六應真之外…畢 <u>那楂(上下合)</u> 拉 <u>拔哈(上下合)</u> 喇鈒雜尊者以軾之頌贊,印西僧之說亦無不可。(淵:254-255)、(全集29:10-11)
	〈唐貫休十八羅漢贊〉復詢諸 <u>章嘉</u> ,則一為 <u>嘎</u> 沙鴉(上下合) 巴 達喇(上下合) 瑪 尊者,一為納納(上下合) 答 密答(上下合) 答 喇 尊者,乃知西域十六應真之外…畢 <u>那(上下合) 楂</u> 拉 <u>拔哈(上下合)</u> 喇 鍛 雜 尊者以軾之頌贊,印 <u>章嘉</u> 之說亦無不可。 (薈:820)
	〈唐貫休十八羅漢贊〉復詢諸 <u>章嘉</u> ,則一為 <u>嘎</u> 沙鴉(上下合) 巴 達喇(上下合) 瑪 尊者,一為納納(上下合) 答 密答(上下合) 答 喇 尊者,乃知西域十六應真之外…畢 <u>那(上下合) 楂</u> 拉 <u>拔哈(上下合)</u> 喇 鈒 雜 尊者以軾之頌贊,印 <u>章嘉</u> 之說亦無不可。 (烏絲29:14-16)
	〈唐貫休十八羅漢贊〉繼詢之 <u>章嘉</u> ,則一為嘎 沙鴉(上下合) 巴達喇(上下合) 瑪尊者,一為納納(上下合) 答 密答(上下合) 答 喇 尊者,乃知西域十六應真之外…畢 <u>那(上下合) 楂</u> 拉 <u>拔哈(上下合)</u> 喇 缀 雜 尊者以軾之頌贊,印 <u>章嘉</u> 之說亦無不可。 (津:251)
	〈唐貫休十八羅漢贊〉繼詢諸 <u>章嘉</u> ,則一為嘎 <u>沙鴉(上下合)巴達喇(上下合)瑪</u> 尊者,一為納納(上下合)答密答(上下合)答喇尊者,乃知西域十六應真之外…畢 <u>那(上下合)楂</u> 拉拔哈(上下合)喇鍛雜尊者以軾之頌贊,印西僧之說亦無不可。(袖珍29:17-19)
	〈唐貫休十八羅漢贊〉繼詢諸西僧,則一為嘎 沙鴉(上下合) 巴 尊者,一為納 納達(上下合) 密 答喇(上下合) 尊者,乃知西域十六應真之外畢 那楂(上下合) 拉 哈拔(左右合) 喇 鈒 雜 尊者…以軾之頌贊,印西僧之說亦無不可。(北京:256)

卷30 〈丁觀鵬畫十六應 真贊〉	第五 拔 <u>雜哩(上下合)</u> <u>逋答(上下合)</u> 答 喇 尊者: (薈:832)、(津:263)、(鳥絲30:26)、(全集30:19)、(淵本: 266)、(袖珍本30:31)
	第五 拔 雜哩(上下合) 逋 答喇(上下合) 尊者:(北京:267)
卷30 〈丁觀鵬畫十六應 真贊〉	第六 <u> </u>
	第六 <u>拔哈(左右合)</u> 達喇(上下合) 尊者: (北京:268)
卷30 〈丁觀鵬畫十六應 真贊〉	第八 嘎 納 嘎 <u>拔哈(上下合)</u> 喇 鈒 離 尊者: (淵:266)、(薈:832)、(津:263)、(鳥絲30:26)、(全集30: 20) (袖珍30:32)
	第八 嘎 納 嘎 拔哈(左右合) 喇 鈒 雜 尊者: (北京:268)
卷30 〈丁觀鵬畫十六應 真贊〉	第九 <u>拔嘎(上下合) 沽</u> 拉 尊者: (淵:267)(全集30:20)、(薈:832)、(津:263)、(烏絲30: 26)、(袖珍30:32)
	第九 拔 嘎沽(上下合) 拉 尊者: (北京:268)
卷30 〈丁觀鵬畫十六應 真贊〉	第十一 租 查 巴 <u>納答(上下合)</u> 嘎 尊者: (淵:267) 第十一 租 <u>查 巴納(上下合) 答</u> 嘎 尊者: (薈:832)、(烏絲30:27)、(全集30:20)、(袖珍30:33)
	第十一 租 查 巴納(上下合) 塔 嘎 尊者: (津:263)
	第十一租 查 巴 納塔(上下合) 嘎 尊者: (北京:268)
卷30 〈丁觀鵬畫十六應 真贊〉	第十二 畢 <u>那楂(上下合)</u> 拉 <u>拔哈(上下合)</u> 喇 錣 雜 尊者: (淵:267)
X X /	第十二 <u>畢那(上下合) 楂</u> 拉 <u>拔哈(上下合)</u> 喇 錣 雜 尊者: (薈:832)、(津:263)、(烏絲30:27)、(全集30:21)、(袖珍 30:33)
	第十二 畢 <u>那楂(上下合)</u> 拉 <u>哈拔(左右合)</u> 喇 錣 雜 尊者: (北京: 268)
卷30 〈丁觀鵬畫十六應	第十三 <u>巴納(上下合) 塔</u> 嘎 尊者: (全集30:21)、(薈:832)
真贊〉	第十三 <u>巴那(上下合) 塔</u> 嘎 尊者 : (津:263)、(烏絲30:27)、(袖珍30:33)
	第十三 巴 <u>納塔(上下合)</u> 嘎 尊者:(北京:268)、(淵:267)

引用書目

一、古籍文獻

- (清)《石渠寶笈秘殿珠林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 (清)《同文韻統》,收於《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第723冊。
- (清)《諸佛菩薩聖像贊》,北京:中國藏學,2009。
- (清)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0。
- (清)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清)清高宗,《御製文初集》,收於《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第350本。
- (清)清高宗,《御製文初集》、《御製文二集》、《御製文三集》,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01本。
- (清)清高宗,《御製文集》(初集)、《御製文二集》、《御製文三集》,收於《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305本。
- (清)清高宗,《清高宗御製文初集》,收於《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第 569 冊。
- (清)章嘉·若必多吉編,《三百佛像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美國:美國展望圖書公司,1994。

二、近代論著

王崇齊,〈清代莊豫德〈摹貫休補盧楞伽十八應真〉圖冊的製作〉,《故宮文物月刊》,總 335 期(2011年2月),頁 94-105。

林士鉉,《清代蒙古與滿洲政治文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9。

何芳,〈乾隆朝清宮十八羅漢唐卡名相解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4期,頁45-58。

吳哲夫,《四庫全書薈要纂修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吳哲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0。

吳哲夫,《清朝武英殿刊本圖書傳存情形之調查研究》,研考會經費補助專案,1984。

吳璧雍主編,《皇城聚珍:清代殿本圖書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

胡進杉,〈第三輩章嘉呼圖克圖及其創制的滿文經咒新字〉,《中國藏學》,1996年1期,頁 105-131。

陳浩星主編,《懷抱古今:乾隆皇帝文化生活藝術》,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2002。

葛婉章,〈由姚文瀚羅漢連作,看藏傳佛教藝術在清宮的發展——羅漢畫特展名品選〉,《故宫文物月刊》,總130期(1994年1月),頁4-23。

葛婉章、〈清姚文瀚畫十六羅漢連作——漢宮羅漢畫、流露西藏風〉、《故宮文物月刊》、總 156期(1996年3月)、頁50-71。

羅文華,《龍袍與袈裟(上)、(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

The Contrast of Ching Gaozong's First Collected Works of Imperial Text

Wang Chong-ci
Antiquities Department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e two purposes of this essay is defin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first collected works of imperial text and clarifying Ch'ienlong Emperor's cognitive process of Lohan. In the 29th year of Chi'enlong (1764), the first collected works of imperial text was published. After being published, it was included in Sikuquanshu and Sikuquanshu Huiyao. There were a lot of versions including those copies for recording, reward, and furnishing. Because the publishing and copying were at the same period and under the supervising of the court, the mistakes were few. Even if there were, it could be likely due to the transcribing negligence, which could not be taken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versions. However, through contrasting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first collected works of imperial text, the mistakes were derived from the correction of transcribing negligence and Chi'enlong emperor's personal revision. They could not be taken as only transcribing negligence. The basic contribution of the essay was contrasting the textual discrepancies. It could induct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versions and even get earlier characteristics before publishing. In addition, the traces of discrepancy correcting were related to Ch'ienlong emperor's cognitive change on the order of Lohan. Based on the case, the essay clarify his cognitive process of Lohan.

Keywords: the first collected works of imperial text, imperial anthology, Lohan, Chi'enlong Emperor, *Sikuquanshu*

無数文初集卷之一 經筵御論 經遊御論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取且格 經遊御論 並之於於民時舜之洛中政刑之大本念 在禮禮之外別有所謂政刑則非聖人垂 被禮不求政刑必成雜霸之治即政刑而富 本完原則莫切於時舜之洛十二牧也曰食哉惟時 中日敬授民時舜之洛十二牧也曰食哉惟時 中日敬授民時舜之洛十二牧也曰食哉惟時 本究原則莫切於時舜之洛十二牧也曰食哉惟時 本究原則莫切於時舜之洛十二牧也曰食哉惟時 本究原則莫切於時舜之洛十二牧也日食哉惟時 本究原則莫切於時舜之洛十二牧也日食哉惟時 本究原則莫切於時舜之洛十二牧也日食哉惟時 本究原則莫切於時舜之洛十二牧也日食哉惟時 東則得後高者也 不使猶其後為者 不使猶其後高者也 本常為 本常為 本常為 本常為 本常為 本常為極則之之心若合符節而探 本究原則莫切於時之心若合符節而探 本究原則莫切於時代 本名 本名 東則得後高者也 本名 東則得後高者也 本名 東則得後高者也 本名 東則得後高者也 本名 東則得後高者也 本名	民任馬敏則有功公則 時有禁宫功整鼓非時 時有禁宫功整鼓非時之一条数 時有禁宫功整鼓非時人垂数 時有禁宫功整鼓非時人垂数 時有禁宫功整鼓非時人垂数 一一次一名一套。 一一次一名一套。 一一次一名一套。 一一次一名一套。 一一次一名一套。 一一次一名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
--	--

圖1 「北京本」卷一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 「全集本」卷一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不使	爱恒夫明	本時究其	也自	御製文初集	之云本徳	徳徳禮	政刑	經製
說見	植其後	其川	原則則	日敬授品	文初集十二	本意矣	乃見水	者徒	莲柳
子子	尼馬	山宫	切而	大時 王	有二、牧	外别有	純刑之	程德亦	論卷之
具	自也	外馬科	小時之	中日敬授民時舜之各十二牧上目普聖帝明王以奏舜為極則	経題的論	两調	乃見純王之心一而二而求政刑必成雜霸之	刊者德禮之先聲 德神道之以德齊之以神	=
任王	門气王馬改川也	非時有禁宫功應不寒暑雨時	時之一字知		田食哉惟時	刑	一美	但有	
专具	处门	宫功時	知其時則与	牧身		則非	而即	政刑上	
I	うカン	聚鼓 非屋	時間問情	日食哉	>	聖人垂	一者也	之格大	
F		時 之	一面拐	或者		出教	岩寓	舎	

本之五 を之五 をと五 を対土 を対土 を対土 を対土 を対土 を対土 を対土 を対土	麥莊橋記
---	------

卷之六 五五記 五五記 五五記 五五記 五五記 五五記 五五記 五五記 五五記 五五	列祖御用朝珠記 一	記六和	南薫殿奉蔵圖像記
--	-----------	-----	----------

圖3 「北京本」卷五 目錄頁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4 「全集本」卷五 目錄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太宗文皇帝實録序	太宗文皇帝聖訓序	太祖高皇帝實録序	太祖高皇帝聖訓序	日知薈說序	執中成憲序	序	卷之八	関海塘記	御製文初集 目録一	鹿角記	韻古堂記	質月樓記	小有天國記	討源書屋記	春耦齊記	記	卷之七	萬壽山五百羅漢堂記

圖5 「北京本」卷七 目錄頁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6 「全集本」卷七 目錄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太祖高皇帝實錄序太祖高皇帝聖訓序本村成憲序	卷之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月善有	記 整之七 起 表稱齊記 春稱齊記
-----------------------	---	-----	-------------------------------

泉昔陸羽劉伯易之倫或以廬山谷篇為第 得則凡出山下而有別者誠無過京師之玉 積素而烹之較玉泉斗輕三釐雪水不可恒水者呼日有為何泉日非泉乃雪水也常以 命內侍精量而得者然則無更輕於玉泉之山之碧雲寺各重玉泉一分是皆巡禪所至 泉四釐平山重六釐清涼山白沙虎邱及西泉重二釐或三釐矣至惠山虎跑則各重玉御製文初集《卷五七七 两二釐揚子金山泉斗重一两三釐則較下伊遜之水亦斗重一两濟南珍珠泉斗重一 製銀斗較之京師玉泉之水斗重一兩塞上 辨水者恒於其質之輕重分泉之高下馬當 始末廢與所由 寺别有記兹特記湖之成並元史所載泉源 水之德在養人其味貴甘其質貴輕然三 一相資質輕者味必甘飲之而蠲疴益毒故 以揚子為第 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記 惠山為第二雖南人享 Ŧ.

以應天下者可以知懼即亦丁ストンル人有德而無然猶不能免訛議馬則挟德怨經解亦在世間藉甚既成雌黃難易泉之於經解亦在世間看甚既成雌黃難易泉之於 八景亦何嘗不随聲云云足見公論在詩人乃比之飛瀑之垂虹即予向日題 物石夫王泉園的灾山根荡漾而成一 勒石夫王原國內灾山根荡漾而成一湖者信有過於楊子之金山者故定名為天下第一原命將作崇煥神祠以資惠濟而為記以皇德水之經經且質輕而味甘廬山雖未到 下第一矣近歲疏西海為昆明湖萬壽山一避並且未至燕京若至此則定以五泉為天具見古人非聽說而惜其不但未至塞上伊 帚之論也然以輕 衣我列 帶率有名泉溯源會極則玉泉實靈脈之發 衣冠加之黼黻絲編責、我國家鄙金元之易漢明 杣 御用朝珠記 端超殿恭蔵 版絲綱賣以 九之易漢服 重較之惠山 朝珠朝珠 固應讓 小非古 燕 揚 子 制 山

圖7 「全集本」卷五之第七頁、第八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泉昔陸羽劉伯錫之倫或以盧山谷屬為第得則凡出山下而有別者誠無過京師之玉 積素而京之較玉泉斗輕三釐雪水不可恒水者乎日有為何泉日非泉乃雪水也常以 命內侍精量而得者然則無更輕於玉泉之山之碧雲寺各重玉泉一分是皆巡蹕所至 泉四釐平山重六釐清涼山白沙虎邱及西泉重二釐或三釐矣至惠山虎跑則各重玉 正相資質軽者味必甘飲之而獨病益壽故水之德在養人其味貴甘其質貴輕然三者 两二釐揚子金山泉斗重一两三釐則較玉 伊遜之水亦斗重一两齊南珍珠泉斗重 製銀斗較之京師玉泉之水斗重一兩塞上 辨水者恒於其質之輕重分泉之高下馬當 始末廢與西由云 寺别有記兹特記湖之成並元史所載泉源 製文初集 或以揚子為第 王泉山天下第一泉記 卷五記 一惠山為第二雖南人享

皇祖所胎武功良具用以殪猛獸者也虎神館者我 帚之論也然以輕 肇興東土累治重熙惟是詰戎揚烈之則守 延解亦在世間籍甚既成雌黄難易泉之於八景亦何等不随聲云云足見公論在世間 勒石夫玉泉固趵突山根蕩漾而成 信有過於楊子之金山者故定名為天下第 皇德水之樞紐且質輕而味甘盧山雖未到 帶率有名泉溯源會極則玉泉實重脈之發 具見古人非應說而惜其不但未至塞上帝之論也然以輕重較之惠山固應讓楊 以應天下者可以知懼抑亦可以不必懼矣 人有德而無怨猶不能免訛議馬則挟德怨 八景亦何常不随摩云云足見公論在世 詩人乃比之飛瀑之垂虹即予向日題熊山 御製文初集《卷五 下第一美近歲疏西海為昆明湖萬壽山 避並且未至熊京若至此則定以玉泉為天 泉命将作崇與神祠以資惠濟而為記 **虎神館記** 一為記以 國家 伊

大経大法 経大法粲然為後嗣子孫法馬薦於 能杜 玩揭於熙時解昇

「北京本」卷九之「於」字 圖 9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0 「全集本」卷九之「於」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大以

経大法粲然為後嗣子孫法馬薦馨

寬仁用

觩

杜 玩

惕

於熙時縣昇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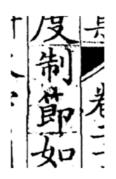
賜歲云暮矣封事 故樂為之序不復 坤寧宫

藝林增一勝事也乾隆辛未小除夜書於 代詩家視青邱漁 能 逮古 计其工批遅 洋殆有過 更償文债亦 耶 無不 馬叟 速書卷 足

「全集本」卷十一之「逮」、 圖12 「洋」、「計」、「稍」四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藝林增 代詩家視青邱漁 手柔之樂況能 坤寧宫 賜歲云暮矣封事稍稀更償文債亦足 故樂為之序不復 勝事也乾隆辛 計其工批遅速書卷 洋始有過之無不及者 耶歸愚叟於近 除夜書於

「北京本」卷十一之「逮」 圖 11 「洋」、「計」、「稍」四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北京本」卷二十七之「制節」二字 圖14 「全集本」卷二十七之「制節」二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清 丁觀鵬 摹貫休十六羅漢 第十一尊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7 清 玉羅漢山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6 清 莊豫德 摹貫休補盧楞伽十八應真 第十一尊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8 「北京本」卷二十三之「雖絕域其亦通」、 「工賈之末業」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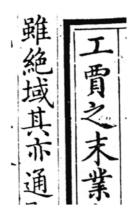


圖19 「全集本」卷二十三之「雖絕域其亦通」、 「工賈之末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者無敵角嚴則百墉失憑旌揮則三邊定音物取其肖允維大海克稱檢校雖絕域車載與斗量爰制國書事與文教演義譯

圖20 清 金士松 盛京賦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1 清 金士松 盛京賦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見而軽之實即降

圖22 「北京本」卷三之「逆」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見而軽之暗阿進

圖23 「全集本」卷三之「逆」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輕之兩黨阿不審

圖24 「薈本」卷三之「逆」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6 清 姚文瀚 十八羅漢 第六尊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5 「淵本」卷二十三之「托克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7 《同文韻統》之「拔哈(左右合)」、 「達喇(上下合)」二字

第十七

納納答察答喇尊

圖28 清 姚文瀚 十八羅漢 第十八尊者圖軸上 的畫幅題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9 清 姚文瀚 十八羅漢 第十七尊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嘎沙為巴達喇瑪

圖30 清 姚文瀚 十八羅漢 第十八尊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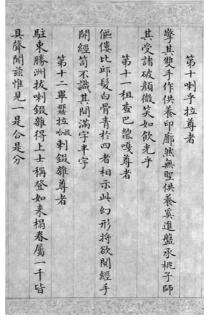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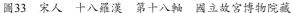
圖31 清 綿恩 十八羅漢贊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2 清 莊豫德 摹貫休補盧楞伽十八應真 第十八尊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第十八仙祭審衛 事像精留名字是谓得 其一伙席俯視若點何 其一伙席俯視若點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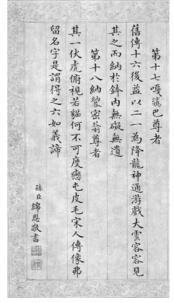


圖34 清 綿恩 十八羅漢贊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5 清 文竹邊座嵌玉十六羅漢雙面插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